

賞延素心錄

錢唐周二學幼聞著

書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更剝蝕古香况復侈陳藏弄件
乖位置俗流心神妙蹟蒙塵庸愈桓元寒具之厄此編法不違古制匪
翻新旁及器用藉以供養煙雲豈殊寶護頭目世有真賞之士定知寓
目會心祛凡設雅取吾家草窗之言名曰賞延素心錄

裝潢書畫好手難得倘幸購劇蹟兼獲法裝即縑楮蘇脫宜斟酌修整不可
重背至古人寸鬢尺壑流傳後世完好者什不得一惟治積年黴白揭去背
紙正托白粉平案用秋下陳天水湔洗治屋漏黃迹亦如前揭托先用前水
灑滲次漬燈草盤結依迹輕吸迹既浮動卽斜豎案再用前水淋漓遞灌并

塵垢盡出按揭洗良法能不損粉墨不傷古澤若紅黑黴點及油污譬之雜毒入心不能去也

補綴破畫法備前人無可增損惟有經標多次上下邊際爲惡手濫割必須覓一色紙絹接闊一分才不逼畫位要之書畫以紙白版新爲貴若紙敝墨渝無論近代即晉唐宋元烜赫有名之蹟亦當減色

畫背紙用元幅精勻漫薄涇縣連四砸熟兩紙合一糊就風乾視畫之長短闊狹裁割勿以零剩補湊交接細止一線稍闊便橫梗畫面托畫亦用前紙更揀密膩者不但質韌護畫他日復標且易揭起可供書畫家揮染標用宣德小雲鸞綾天地以好墨染絕黑或澹月白二垂帶不必泥古墨界雙線舊標亦竟有不用者上下及兩邊宜用白大畫狹邊小畫闊邊如上嵌金黃綾

條旁用沉香皮條邊等古人取以題識鄙意劇蹟審定未宜疥字此式不必效之短幘尺幅必用仿宋院白細絹獨幅空嵌其上下隔水須就畫定分寸不得因齋閣之高卑意爲增減更不得妄加暉池軸首用綿薄落花流水舊錦爲佳次則半熟細密縹絹最熨貼撇竹即狹畫必釘紫銅四紐貫金黃絲繩縛用舊織錦帶軸身用櫛木規員剗空軸頭覓官哥定窰及青花白地宣瓷與舊做紫白檀象牙烏犀黃楊製極精樸者用之凡軸頭必方鑿入柙卷蓋才不鬆脫不可過壯尤忌纖長

橫卷引首及隔水用宣德小雲鸞綾暉池用白宋牋藏經牋或宣德鏡面牋如宋元金花粉牋雖工麗卻不入品邊用精薄藏經牋闊止三分其法以牋裁七分條兩頭斜剪再斜接一分黏畫背餘對折緊貼卷邊際則邊邊而有

力不但能護畫且無套邊蘇脫之患矮卷用如前白綾鑲高然後接藏經牋
次用細密綿薄院絹作邊或染皮條黃或縹色亦如前邊法復背忌健厚止
用精漫涇縣連四一層卷首用真宋錦及宋繡然不易得即勝國高手翻鴻
龜紋粟地等錦亦精麗軸用白玉西碧爲上犀角製精者間用之以備一種
須縮入平卷才便展舒勿仿古蠹出卷外古玉籤雖佳但歷久則籤痕透入
畫裏爲害不小不如用舊織錦帶作縛寧寬無緊冊頁用宣德紙空嵌或細
密縹白二色絹忌綾標幘若扁闊必仿古推篷式不可對折面用真宋錦爲
上次則豆瓣柿或香柿作胎黑漆退光貴方平勿委棱角面籤用藏經牋或
白宋牋隨作篆隸眞行書標題不得鐫刻

糊法用陳天水一缸以潔白飛麪入水水氣作酸再易前水酸盡爲度旣曝

乾入白礬少許和秋下陳天水打成團入鍋煮熟傾置一缸候冷浸以前水日須一易臨用入甕甌千杵爛熟以前水勻薄大忌濃厚夏標治糊十日之前春秋治糊一月之前過宿便失糊性裝潢鄭墨香云糊帚新則硬澁舊則脆脫利用在不新不舊之間說頗切理附入以備藝林采取

裝潢春和秋爽爲佳候忌黃梅積兩癡風嚴寒裝潢之法但得腴潤不枯墨采不伏層糊疊紙中邊上下之均平展案擊又轉折卷舒之熨貼即未能如張李秘妙亦今世之湯凌高手也更須懸掛寶愛約四五日一易旣不病畫亦不損標

王都尉刻勾德元圖書記印書畫米海岳辨出元字脚趙集賢跋定武蘭亭董宗伯猶議其不識唐彥猷適知跋尾印記精確最難今人鐫法庸劣考據

踏譌每好附名烜赫正如佛頭著穢徒貽識者噴筍滿案也

銀錠畫櫃制雖古卻不入品須合兩頭榫鑿平如一字或作鎖殼形更須外凸中凹四稜略規員用堅老香榭木爲之挂畫之法將擬竹貼櫃短幅一二轉長幅多轉但不得過隔水最忌升起櫃上作一曲與硬折拖落一後漢銅緜鈎代畫又最佳其次覓方竹稜直而節勻者去青摩弄滑膩養其色如蜜叉取白玉若截肪者琢如新月一痕制亦雅別

畫案有宋元退漆斷紋週邊嵌銀絲方勝不用四足即案面拖尾著地一邊略飛捲便看畫承軸制最奇別他則紫檀鐵木爲上香楠花欄次之長可六尺闊可二尺貴方稜忌委角有作兩架承案面者亦雅重然必覆以青氈氈或珊瑚色及瑩白氈罽與精麗舊錦卷軸才不惹潤壁桌覓純紫鐵木制極

精古者不時拭抹久則滑澤發光如鑑若俗制粗脚竊名董桌常爲文敏稱
寃可竟廢不用

小畫作匣用香楠木長短闊狹隨畫定制一匣容四替一替容五畫頂置提
梁橫開一門嵌入門上釘紫銅方紐紐中起柄入鑿便鎖鎖貴精古覓宋鐵
嵌金銀者最佳紫銅者次之匣後鏤四穴入指出替省卻替橫釘紐殿制如
方几高不過二尺兩匣並置既取看不勞即攜帶亦便大畫作櫥用豆瓣楠
次則香楠木高亦隨畫定制闊止二尺深可尺餘一門開展一門藏樺上落
鉸釘用紫銅仿古梭子式承殿止高六寸惟櫥內忌粉漆及糊紙卷冊用舊
錦作囊或紫白檀作匣匣內襯宣德小雲鸞白綾以檀末糝新棉花爲胎不
但展舒發香且能辟蠹

賞延素心錄終

琉璃志

益都孫廷銓伯度著

琉璃者石以爲質硝以和之礪以鍛之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鐵丹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馬牙石也紫如英札札星星紫石也核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爲幹也紫者以爲輓也凌子者以爲瑩也是故白以爲幹則剛紫以爲輓則斥之爲薄而易張凌子以爲瑩則鏡物有光硝柔火也以和內礪猛火也以攻外其始也石氣濁硝氣未澄必剝而爭故其火烟漲而黑徐惡盡矣性未和也火得紅徐性和矣精未融也火得青徐精融矣合同而化矣火得白故相火齊者以白爲候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進其水退其白去其凌子得

正白白三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銅及鐵屑焉得梅萼紅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子進其銅去其鐵得藍法如白焉鈎以銅磧得秋黃法如水晶鈎以畫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鉛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鐵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銅焉得綠法如綠退其銅加少磧焉得鵝黃凡皆以燄硝之數爲之程

琉璃之貴者爲青簾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條若水斯冰緯爲幌簿傳於朱櫺瑞煙徐起旭日始升影動几筵光浮御屏棲神象元以合窈冥用之郊壇焉用之清廟焉隸於司空以稱國工

其次爲佩玉丁當連珠綴纓絳紗作盛弁冕盈廷乃球鏘鳴古者百僚朝祭之法服也

其次爲華燈屏風確合果山皆穿珠之屬錯采雕龍口則無功

其次爲碁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皆實之屬圍棋滴之風鈴範之料方亦如之條珠纏之細珠寫之大珠纏之蔓之簪珥惟錯車碾者雜二色藥而糝之瑪瑙者瑤點之纏絲者以藥夾絲待其融也引而旋之

其次爲泡燈魚瓶葫蘆硯滴佛眼軒轅鏡火珠響器鼓瑯皆空之屬凡製琉璃必先以琉璃爲管焉必有鐵杖剪刀焉非是弗工石之在冶渙然流離猶金之在鎔引而出之者杖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納氣而中空使口得爲功管之力也乍出於火渙然流離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則流緩則凝旋而轉之授以風輪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施氣焉壯則裂弱則偏調其氣而消息之氣行而喉舌皆不知則大不裂小不偏口之力也吹圓球者抗之吹

膽瓶者墜之一俯一仰滿氣爲圓微氣爲長身如朽株首如鼗鼓項之力也引之使長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之使凹剪刀之力也凡爲葫蘆先得提後得腹接處爲腰爲含子葫蘆先得子次得提納子焉後得腹凡爲瓶先得口次得腔次得山後得果板凡爲花簪先得莖後得頂斷而殊之易手而燎之後得蜂末凡爲響器先得下口後得上口凡爲硯滴先得頂口次得腹次得提後得吐水凡爲燈碗先得圓毬吸其下按其上斷其臍而坐之上反爲底下反爲面凡爲鼓璫先得葫蘆旋燒其底而四流之以均其薄欲平而不平使微枉焉以隨氣之動乃得鳴鼓璫者響葫蘆也言微氣鼓之而璫鳴也辟之爲鼓也聲者其面也響之應者其腔也實則其空也故大空則大鳴小空則小鳴此老氏之說也當其無有有之用也凡爲空者先養其氣

氣圓而體圓此學書之說也心正則筆正也

按通鑑唐代宗初誅元載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語及載事曰朕面屬卿於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卿議之胡三省注曰程大昌曰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注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黃墨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眞物按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

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自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石於山中即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樸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異於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琢之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琉璃志跋

此孫文定公顏山物產志之一也文法奇崛酷肖鄜善長水經注閒作韻語
又似郭景純山海經圖贊超心鍊冶筆端具有化工乙丑初夏震澤楊復吉

識

琉璃志終

石友贊

仁和王暉丹麓著

古之君子靜則淑已動則益人未有有體而無用者也予年垂衰老自顧生平經介自守曾不能爲人用無論遠不如人即比頑石亦滋愧矣偶翻往籍凡石之有用於世者述所自出各繫以贊列爲介友以當石交庶借他山得攻吾短

然石

豫章有石色黃而理疏水灌之便熱以鼎炊物可熟置之則冷仍以水灌復熱如初元康中雷渙入洛乃以示張華華云此謂然石異物志

惟火始然此石則否以水沃之熱乃炙手旣滅復燄烹飪得所不因人熱

宜與鴻伍

水母石

水母石一名水寶水從中出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祇以此給終無竭時稗史

一卷之多水從石出汲而取之涓涓不絕萬戶千軍歌飲無缺奚庸聞酸口乃已渴

鹽石

汝山有鹽石煎之得鹽華陽國志

東海之水煮可出素石亦有然罔測其故豈曰籍茲國用以裕若作和羹

滋味是助

寶母石

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每月望海岸設壇致祭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

原化記

走珠大貝珊瑚同珍蘊于海若守護有神維茲片石異邁等倫臨波設壇百寶雜陳

脇金石

脇金石色青大如磚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端垂之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幕

府燕閒錄

幻術點金徒以駭俗有石如磚垂海經宿出引盪鏐粲粲奪目安得常存以濟窮獨

文石

五鹿充宗受學于宏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爲通儒後成子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爲碩學 西京雜記

三倉五車難盡者書何似吞石遂爲通儒淵源授受並駕齊驅後惜不傳世多空疏

越王石

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澈無隱蔽 齊書

海濱有石常隱雲霧非故藏形貪墨是惡惟爾廉守忽焉相遇殿最官箴猶存斯處

未石

朝儀李芬好奇有異石高二尺嵌空可愛每日在未時即有氣出石穴中若烟雲之狀依候俟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爲未石續墨客揮犀

一日六時未乃氣溢中有至理日中則昃造物忌盈寓警于石豈獨嵌空朝儀寶惜

照石

方丈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拾遺

記

隨形肆應人物逼真遠隔十里所見更親光分一片色辨風塵照無遁影何假西秦

潛英石

暗海有潛英石色青質輕如羽寒盛則溫暑盛則冷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漢武得此刻作李夫人形置于輕紗幙裏宛若生時 拾遺記

漢武鍾情佳人難再得此象形神悟堪愛紗幙輕颺柔姿宛在寒暑咸宜于斯爲最

馬肝石

漢元鼎間邳支國貢馬肝石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于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作方伯惟願拭肝石 洞冥記

人生易邁蒲柳先秋鬢髮俄變丹藥焉求遐方所貢能黑白頭拭之應手

髦老無愁

松風石

會昌初扶餘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涼飈生於其間盛夏上令置諸殿內頓覺廷宇皆秋

杜陽雜編

赫炎無所涼飈忽生松風何來乃起殿楹有樹偃蓋維石是成一望如玉瑩徹空明

醒酒石

李德裕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酒醉一踞卽醒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唐餘錄

大雅風流賦詩飲酒果有此石何妨一斗雄辯高談好言白口衆人皆醉而我則否

辟蠅石

滇南寶井中一石內有玉蒼蠅二頭羽鬣皆活置几上能辟蠅 筆記

營營青蠅羣集於此麾之不去徒惱人耳一見是石遂莫敢止始信寶物
妙用無比

辟蠹石

隴州有魚石子置書籍中能辟蠹 秘閣閒談

蠹之爲害無在可容殘及典籍其罪安窮嘉爾魚石能辟此虫羽翼聖教
長思同功

龍駒石

有人畜一石胡人以十萬購之既成詰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便有

一馬見石內狀殊飛動復問其所用曰此龍駒石也以水浸之飲馬輒生龍駒北窗炙輠

按圖索驥終難如願孰知浸石龍駒遂見飲水輒生種易蕃衍但能寶此淵池何羨

龍窠石

中山僧表堅面多癍痕偶溪中得石如雞子夜覺涼冷信手磨面癍痕盡滅後讀博異志曰龍窠石磨瘡癍大効廬山記

洗垢索癍有靦面目得石溪中如卵在掬信手拊摩涼逾美玉比之獼髓其効更速

吸毒石

名出西洋色與磁石相類凡身有腫毒或受虫蝟毒處置石其上毒盡收石內其患即平隨以石浸水中一晝夜出毒便可再用不窮嶺南方物記

人有疾患苦莫可告我切恫瘝無方以療石本西洋力兼衆妙能收能出循環愈効

跋

余向欲採石事之佳者彙輯成編名曰怪石供因循未果後偶見一書所載諸石皆足以供宮室器具之用者爲詳其所出之地與文理之優劣惜未之購且忘其名也今讀此帙乃知石之中又有如許大用可以人而不如石乎心齋張潮

石友贊終

洞天清祿集序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間得閒者纔一分耳况知之而能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我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粹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辨訂是否以貽清

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紙墨之屬既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封趙希鵠序

此書近時刻本皆譌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爲十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

右本傳自陸朗夫中丞家元澹生堂鈔本經何義門手校者較胡文煥刻本多一十九條又不特如義門所云序次不同而已寶之寶之乾隆乙卯七夕歙鮑廷博書于西湖沈莊

洞天清祿集

開封趙希鵠著

古琴辨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則日夜爲弦所激。又藏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并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聳而狹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如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而陰必沉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

一驗古今琴士所嘗言陽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誠非他物比也

古琴最難得過於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材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榱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甌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小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旣成獻忠懿一日洗凡一日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

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雪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如槽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斷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卓上。橫厚木於卓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俟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

連紙止一土並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
徽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
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
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
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
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窒塞可知折氏至
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之外則用桐木接之亦不可
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作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沈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搯之堅不可入者方是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搯不入者爲奇其搯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暴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徧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梧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爲琴。而梧桐理疏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毋怪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櫟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陋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陋則不直達過陋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陋處穿鑿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此三等木切不可用金玉犀象爲飾多誨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弦微令

有脣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弦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底面如瓦相合，而池沼之脣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沒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沈闇闇然，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眼，經月聲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

官以千緡正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轉作移他處。

琴按須作維摩樣。庶按脚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按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用堅木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坭扱。則與石按無異。永州石按面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栢大棗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按較琴聲。便可見。琴按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按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前輩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

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或巖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也。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豎背肩後，則不損。然攀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汗。天氣太燥。亦難爲弦。若陰涼處無害。

神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沈。蓬萊。忌用龍涎。篤耨。凡兒女態者。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茶蘼。薔薇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沈。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鬩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

下雅宜對之微風灑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

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况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辨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皆採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

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歛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曾睹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辨。惟說端歛。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歛。或強以爲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緹下。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歷間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臙。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譌爲青花紫石。

李長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溼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歷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鋌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礬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菘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綫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鋌不退不假磨礬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鵠鵠眼大重量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久鋒鋌退乏必假磨礬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

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瑤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乏，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潑石，出九溪潑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綫或黃脈，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杭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

樣以眩士太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彫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澀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鋤盤塌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闊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久用退乏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

金星新舊坑並麓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歛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並黝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歛二石外雖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睹今有綠石硯名爲洮者多是漉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漉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番或作阜絹襯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十六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汚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硯多實其趺又加以絝褥正爲是也

古鐘鼎彝器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彫篆細密此固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琫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

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窳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譌爲商嵌
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
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
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
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
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
有一綫紅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
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斑愈見僞者以
漆調朱爲之易辨也

三代古銅並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熟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閒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

一亦明淨分曉絕無纖毫糊模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綫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欸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

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即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置并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崇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崇以歷年多耳三代鐘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崇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

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綰漢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者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尙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鐘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

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僞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卽古之刁譌刁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銚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鏹皆有柄故皆謂之刁刁無足而鏹有足耳又字書以鏹爲温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熟故温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鏹余所見者正然余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欵識則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銚釜者凡曰鬲曰匱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彝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猊狻爐則古之踠足豆香毬則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欵器

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鐘紐於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欵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

蠡

道州民於舂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朶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或傳嶺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辨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嶽嵌之狀可登几按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璧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於後

靈璧石出絳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巖岫佳者如菡萏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僞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州出石如銅鑛聲亦如銅倒懸巖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几桉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體肥不任衝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彫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佳間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子棊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峯巒

大湖石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疊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間越帥以重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巖岫間每焚香則煙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辨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鑄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廬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碍翁不信親往視之匾闊微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飛禽象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遠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之式止須連腔脚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盃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筆格辨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脚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枝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

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象牙烏木作小按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按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水滴辨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

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白玉或瓊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汙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盂貯水亦佳

古翰墨真蹟辨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真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會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楊淳化閣帖贋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牽強聯之故多讀不成句鬻書者多於故紙浸汁染贋蹟又以墨雜朱作爲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蹟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倣書非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齋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傳朋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於規矩中時見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

成一家於側掠拏趨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辨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真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贋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真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草隸篆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濃墨謂之響揚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年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

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元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揩之不汚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鑄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

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所刻元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國所摹者天淵矣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卽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雁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摹失真遠矣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殘闕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

上然其釋文間有譌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轅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亦不減古絳帖也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徽宗奉朝旨以御府

所藏真蹟重刊於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跡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案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黃伯思所培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堂帖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宗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閒刻二王帖於臨江模勒極精然少詮

擇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羣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跡多所未見者後亦多本朝人書韓敗後入秘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腳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敍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礙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定武本

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競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以氈裘裹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迥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有之寶

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尙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千祿字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雁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

余溯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蹟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實僞也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蹟

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薨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尤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賦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

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鴻鸚艷麗之禽動止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已艱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幘上作街道闌干不作馬權并無他物其馬神駿不可名狀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僞作其餘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真范不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

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於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甯畫院祇應所作貓犬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

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或用絹色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无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真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之作梅下

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倡藉以壯門戶端平間爲偷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將成必碎之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屋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令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

櫻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煙之香比宜蓬萊甲箋耳窗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爐琴硯極暑則屋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大寒於屋中漸著少火令如二月天氣候挂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跡法帖亦然古畫絹脆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汚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間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自銜成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蹟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脆爛手觸之則糜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潤幽曠屋
廬深邃橋約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爲
妙手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
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形山腳

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

筆也

郭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
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間王晉卿
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蹟等印或用團
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

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宮洞於雪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上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尙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迪李安忠粟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絕無寫形狀略無精神士夫以此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

中有萬卷書目飽前代奇蹟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鐵綫惟崔白作圈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也

畫無筆蹟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蹟之說故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書畫其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可塊然此妙法也

臨者謂以元本置按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汙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是謂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罨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避此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尙時省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美術叢書初集第十輯



美術叢書初集第十輯目錄

天際烏雲帖攷

翁方綱

評書帖

梁 巘

書畫史

陳繼儒

書畫金湯

陳繼儒

西湖臥遊圖題跋

李流芳

三萬六千頃湖中畫船錄

迮 朗

妮古錄

陳繼儒

天際烏雲帖攷一

大興翁方綱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
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
一絕君謨真迹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
似春潮夜夜添又有入和云長垂玉筯殘粧底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
何日盡一分真態更難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 杭州營籍周韶
多蓄奇茗常與君謨鬪勝之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
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
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

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澹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
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東風龍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
蹙酬交甫意濯纓還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惠也

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鬪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

白樂

天蔡君謨陳述古
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爲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己無明鏡着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題靈塔向金沙
丹邱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以與人弗留也它日獨
見此軸在几格間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閣中

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歟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翰墨傳流至今信亦有緣耶卷後多佳紙敬仲求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玘墨但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不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尙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虞集書

日將公事湖中了醉入重城列炬明自古大藩財賦地古人偏得賦閒情
謝女嬌含雪比鹽北臺馬耳見雙尖衲衣改索歌姬笑不道春寒繡被添
寫韻軒中塵不驚與誰同躡鳳凰翎綵鸞可惜情緣重只合清齋寫道經
釵頭新綠荔枝紅那與汀桃色味同聞道端明新進譜一時殿閣起薰風
香辟春寒玉辟塵流蘇斗帳醉和春一雙明月都無價寂寞人間第一人
江南在處烟波好浪迹先生不上船近就闔閩城外宿可憐霜月夜娟娟

青城樵者一衰翁寫罷烏絲滿袖風消得玉堂金研匣至今傳入畫圖中
聽碾龍團怯醉魂分茶故事待誰論纖纖玉腕親曾見祇有春衫舊酒痕
白公種竹蘇公柳譚笑功名後世誇依舊封雲三萬丈斷橋誰與築隄沙
奉同柯丹邱前後用韻凡九章言無倫次且有廣平媚語之罪信識法者懼
也癸未冬十一月九日吳郡張雨爲子明王君寫

山中覆鹿拾蕉葉眼底生花二月明不道人生俱夢裏新詩猶話夢中情
綠窗度曲初含笑銀甲彈箏不露尖人生莫待頭如雪華屋春宵酒屢添
雲中初下勢如驚白鳳蹠躑雪色翎多少舊游歌舞地不堪回首又重經
桃花扇底露唇紅不復梳粧與衆同一曲山香春去也荼蘼無語謝東風
一顆摩尼不染塵瑤池玄圃度千春寥陽殿裏雲深處誰是當時解佩人

三月旌旗幸玉泉牙檣錦纜御龍船千官車騎如雲湧楊柳梢頭月色娟
長憶眉菴鶴髮翁舊時阿閣贊皇風如今流落那堪說黼黻文章似夢中
鼓瑟湘靈欲斷魂洞庭風浪不堪論遙知舊賜宮袍錦雙袖龍鍾總淚痕
興聖宮中坐落花詩成應制每相誇廬山面目秋來好自杖青藜步白沙
此卷天歷間得之都下予愛坡翁所書之事俊拔而清麗令人持玩不忍釋
手故侍書學士虞公見而題之予携歸江南會荆溪王子明同予所好攜之
而去他日再閱於環慶堂俯仰今昔爲之慨然因走筆盡和卷中之詩以舒
其悒鬱之氣旁觀者子明之兄德齋淮南潘純金壇張經長安莫浩至正三
年夏五月丹邱柯九思書

盈盈秋水眼波明脉脉遠山螺翠橫西北風帆江路永片雲不度若爲情

雨挾江潮來浦口霜彫木葉見山尖
寒波曾照飛鴻影髭雪朝朝與恨添
風雨翻江夢裏驚忽思風馭絳霄翎
世間安得麻姑爪癢處爬搔憶蔡經
湖邊窗戶倚青紅此日應非舊日同
太守與賓行樂地斷碑荒蘚臥秋風
奎章閣下掌絲綸清淺蓬萊又幾春
三十六宮秋寂寂金盤零露泣仙人
戊申十月十七日攢

蔡公閩嶠雙龍壁蘇子儋州萬里船
何似歸田虞閣老醉吟清浦月娟娟
嗜酒狂吟禿鬢翁華陽壇館百花風
晚年傳得登真訣歸臥南山澗谷中
十九日又追和虞奎章韻

東閣小書詩夢破後堂殘醉燭花明
春風客散茶香在寂寞人間萬古情
紅入兩顴春意滿翠籠雙袖曉寒尖
雖知別後情難滅也覺愁中醉易添

彩筆詩成舉坐驚素衣新剪鶴毛翎多生應是蓮花女留得銀箏金字經
透海丹砂一粟紅前身宜與後身同就中只換神仙骨塵業何由到素風
滄海桑田復幾塵東風惟見落花春須知剩水殘山外冰雪肌膚別有人
蜀人文采相先後多在西湖載酒船腸斷至今湖上柳空殘眉翠簇嬋娟
三百年來此兩翁詩人情性道人風醉中遠似毘耶老花雨紛紛一笑中
梅花香冷返冰魂往事茫茫迹未論寶劍已隨龍化去誰憐水上刻舟痕
賦罷仙人萼綠華金聲玉色衆中誇歸來世上空塵土雲白江清月滿沙
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秋九月朔義興馬治

此蘇長公嵩陽帖余袖慕之久矣觀其運筆粲若星辰異古殊今落落珠玉
也後有虞學士及諸名公題詠誠爲翰墨中之至寶請善藏之華亭陳詢爲

文翔張君書於萬竹山房丁未六月三日

東坡嵩陽帖詞翰兩絕余見摹本輒爲神往今得展觀移日頗如米老得王略時董其昌

宋蘇文忠公書嵩陽居士帖元季名公題詠嘉靖三十八年購松陵史氏墨林項元汴珍藏此帖史氏已刻石行於世後陳汝同吳原博二跋皆不刻石何也周字號

熙寧未識老學士留着西湖受月明峨眉堂堂氣萬古偶然會得夢詩情右詩補黃文節公跋

西邨堂下秋風起每話間園種決明海月照來青眼共吳江一權故人情右詩補吳文定公跋

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八日此帖歸予齋柯跋名款張伯雨詩前五首暨吳原博跋不知何時失去見存者蘇字三百虞字二百九十有四柯三百五十有四倪二百斗有四馬二百六十有八張一百六十陳七十有四董三十有四項六十有二凡字千七百有六十計多內項子京家印前後凡七十餘而翁氏深原押縫印廿有八其一缺半又不押縫者二又翁字小圓印卅有七其歸於予篋得非有前定邪

此帖原稱天際烏雲卷柯博士再閱於環慶堂猶軸也不知何時改裝成冊

項墨林時已是冊子觀其每頁前後小印可知也則似乎柯張蹟之脫失尚在此前而摹本在宣德前此二蹟尚未脫耳

蘇詩外集長垂玉筍一首題云過濰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綽約新嬌云云不知爲誰而作也和一首公以熙寧五年壬子通守杭州是秋陳襄述古

來知杭至七年甲寅六月陳移知應天府是年九月公移知密州其過濰州則熙寧九月丙辰冬自密移徐除夕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

予今於蘇齋作坡公

濰州雪行圖爲此蹟紀墨緣也

蔡忠惠夢詩帖後有蘇跋云此蔡君謨夢中詩也真迹在濟明家筆力遒勁

元祐五年二月四日蘇軾題後

是時公以龍圖閣學士知杭

又題壁詩帖跋云錢唐有美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此詩蔡君謨真迹也陳述古摹刻軾在定香橋野店中觀之

熙寧甲寅坡翁往來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之作其次章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公自注杭人以放鷓爲太守壽此不欲明言所指而託之放鷓文字之狡獪也鷓無雪衣之號故王注必援天寶中白鸚鵡事

以明爲其借用耳且鷓非僅白色亦非雪衣字所能該得也注家但知其借用雪衣鷓鷃而不知其指此雪衣女也陳述古和韻云緜笙一曲人何在遼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語意更明可知蘇詩雪衣之不指放鷓矣然則陳太守放營妓事在熙寧六年癸丑春也

蘇子容頌和子瞻杭州詩在熙寧壬子正與陳述古知杭之歲相符

虞道園題於元文宗至順二年柯丹邱張貞居皆題於順帝至正三年倪雲

林題於明洪武元年馬孝常題於洪武十四年

馬治字孝常宜興人初爲沙門洪武初知內邱縣終建昌

知府與周履道遊荆溪諸山作荆南唱和集

陳詢跋則朱性父著鐵網珊瑚時尙未有之也

虞文靖居臨川之崇仁柯詩廬山面目云云皆謂虞也諸公題詠皆以虞公與蘇迹並言之

董文敏跋云余見摹本輒爲神往快雪第四卷所刻殆摹本歟末句杭人多慧是作惠字此原本多一直不知何人所增也

東坡書慧皆作惠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王介石虎臣所藏東城書蔡君謨二小詩又杭妓周韶詩吳楚龍靚二妓詩事在侯鯖錄此條訛胡爲吳也

趙德麟侯鯖錄一條云濠守侯德裕侍郎藏東坡一帖云云止杭州營籍周韶以下而無前段

張伯雨前五詩据句曲外史集補入其第二詩不道春寒繡被添鐵網珊瑚作不待

倪雲林詩止七首鐵網珊瑚所載同而雲林集乃作八首其末一首云窻裏晚山眉翠重汀前秋水眼波明白鷗飛處循歸路眇眇新愁故情旣不和

痕沙二韻又重和蔡詩第一首且併上句亦和之不知何也然必非墨迹所
有矣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五日書於孫公園寓金青棠書室大興翁方綱

天際烏雲帖歌

張道士詩已蕭落柯博士跋又不完長州吳寬亦有題識字字復散失隨雲
煙因緣起滅一一變幻果誰是舊社心印何處知來還西風透金橙卯酒上
牡丹鶯飛燕入柳絮起省記拊檻齋餘前維州雪夜漫驛壁公自解書何苦
託軒轅南岳真人舊居士一笑仍作青眼看天藻亭五雲閣對倚琅玕詠芍
藥晴虹貫夜風雨來瑣甲黃金剪刀錯木枯石爛那計烟霧深且望岷峨入
廬霍海山巖洞又幾秋風起水湧花自流長篇小字勸君不用刻何況守居

閣子破紙風颼颼松陵史家石久泐快雪堂又摹雙鉤

再題九首

定香橋漫觀真迹鑒賞重來共濟明公憶錢塘葑萬丈低徊二十四橋情
白髮每驚山鳥喚新黃初上拒霜尖相逢爲記跳珠雨玉罌非因絳蠟添

亂飛鸚燕夢猶驚草長江南映雪翎縱有金籠眞放鴿莫憑傳會檢禽經

王注

引鸚鵡近日查注又引倦遊錄雀鴿皆未見此墨迹耳

烏絲欄底袖圍紅中酒殘春又不同拈與五

雲閣吏證三生小杜落花風

浣花溪頭雨洗塵玉局墨竹幾經春春雷翻

石蛟龍起大有峨眉相對人

鑒書博士鑒裁密滿橐晴虹貫夜船非復徐

家得偃筆似欵反正獨嫵娟

後題又感邵菴翁個個蘇門學士風五百年

前佳紙在盡收心事錦池中

誰從石刻覓精魂吳下西村且未論枉費華

亭比王略黍珠難聚墨邊痕 何年姓篆燦瑤華一笑吾宗對客誇固合墨
緣歸我篋閱人曩已似恒沙壬辰秋方綱識

題學使翁同年臨蘇書卷後九首

蘇文忠書蔡君謨夢中詩守居閣中舊題及和作周韶落籍三詩虞奎章見
於柯敬仲所爲賦四首後敬仲乃盡和卷中韻爲九首于是題者倪瓚馬治
張雨皆如其數此蹟學使購之粵東攜歸京師載既乞臨付一本遂亦盡和
韻以題之

吾家篋擬君家寶新蹟粗將舊蹟明怕是夢中人洗夢眼青萬里太多情
情隨花動憐花好春逗眉尖記指尖不作錢塘江上守那知愁似夜潮添
門茶輸却笑堪驚鸚鵡籠開不剪翎相別若忘同輩羨再生應念此恩經

湖上草青花白紅宋年春宜到今同杭人多慧慧何似憶殺六橋楊柳風
遼家金家幾戰塵一卷猶見錢塘春撒與明珠百十二果然南嶽有真人
取觀任展長安軸攜去憑迴罨畫船環慶堂間重俯仰可憐真比月嬋娟
多事相關長帽翁倪張之筆盡春風人生百歲他無戀未免幅縑片楮中
五百年遙嶺海魂後先于浙漫尋論轉愁杭郡殘詩藁去惹儋州亂雨痕

臨本木雞軒乍入舊藏天籟閣曾誇君非賈島獨名佛豈我恒河長照沙

木雞

軒余寓屋壬辰秋仲秀水錢載

拾將瑤草雲猶濕吟就新詩月又明暗水東流山比繞夢中攜贈故人情
屈曲畫闌橋上月鏡開初見兩眉尖亦知向路扶人醉青岸春潮昨夜添
清霜向曉葉齊驚孔雀東南惜短翎誰爲檀香熏小像原來身是度人經

一曲當筵唱洗紅滿園濃豔悵難回闌干翠袖啼成雨揮洒蒼髯手似風
露桃芳豨寄杞塵向識錢塘郭外春滿眼雲山留不住看他吹笛渡江人
當日風流多太守瓜皮樣小賸湖船淒涼畫閣尋題句斷絕煙花問麗娟
仍是黃州一秃翁夢回湖上雨兼風醉遺莽蒼尋佳句墮落歌筵酒盞中
捫葛難招遠客魂題詩賞月更誰論石鐺敲破金釵折空記明粧驗水痕
隨時說法總蓮華寶墨收存畫篋誇老眼摩挲歸更讀莫教虛腹尙蒸沙壬
辰秋仲紀復亨

夢覺因何重紀夢蘇端明寫蔡端明詞人公案重重結又爲奎章起遠情
灘州驛上多情句春色分明到筆尖少年綺語何須諱怕向烏臺案裏添
鄭容落籍詞成日一樣金衣放雪翎不遇錢塘賢太守花叢蜂蝶向來經

黃妃斷塔夕陽紅依舊西湖西子同只少移廚餉官酒舞衫吳榜試春風

東坡

倅杭日有以官法酒餉者因作詩求述古移廚飲湖上有云遊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

雲煙過眼記前塵樓日

天雲幾度春舊事眉尖真似夢翻憐多慧是杭人 五雲閣外風流吏環慶

堂中書畫船題詠漸多裝潢改山房萬竹又嫵媚 我愛歸田學古翁蜀西

忠孝有門風峨眉眉秀氣何曾斷玉局仙人尙友中 桄榔園古弔吟魂鐵網

珊瑚重細論此是眉山真面目匆匆春夢偶留痕 青棠書室工鑑別元季

諸公未足誇齋中自此虹貫月江外一任風揚沙壬辰歲重陽前二日嘉定

錢大昕

君謨紀夢坡公錄元代流傳迨有明相距近猶爭愛重矧今人軫古人情

香草美人工寄托無題句子門新尖瓊雷一笑看雲海不似居杭怨易添

逝水年華暗自驚，
翛然辭籠振修翎。
夕陽不畫傷心賦，
細寫茶經替酒經。
峨眉朝日半天紅，
繼踵奎章倘許同。
想坐芝亭揮草稿，
漢庭老吏挾霜風。
丹邱題句清絕塵，
倪迂冷筆冬不春。
未攜清閨閣中去，
癡戀猶應絕倒人。
夢華錄後夢梁錄，
此本未裝子固船。
跋語董書三十許，
每于瘦硬見華娟。
墨寶今歸學士翁，
楚弓楚得擅宗風。
蠻烟五載不教浼，
得句花林細雨中。
憑將畫筆返詩魂，
卷册更移與重論。
摩拂古香披蠹紙，
禿襟濡染斷雲痕。
雜書一卷擬風華，
句曲外史集有戲題
海粟諸公雜書一卷
周字編藏匪示誇，
後輩未應慚曩哲。
狂瀾老筆溯長沙，
右次韻九首程晉芳

再疊前韻九首

丁酉正月九日漏下二鼓展翫
此册程兄詩後有餘紙因題此

曾以粉箋垂著錄，
粉箋黜黯不分明。
女兒膚滑輕雲膜，
如此千秋萬古情。

桃華洞口殘膏染真色無多到筆尖大滌烟風是誰主志餘空作麗詞添

小閣翮鴻夢易驚簷間真有隴頭翎眉庵老子憑誰證爲寫金沙塔院經

吾家印似項家紅橫卷籤題久不同侯侍郎兼王介石趙周過眼幾春風

趙德

麟侯鯖錄言見於濠守侯德裕家周公謹雲烟過眼錄言見於王介石虎臣家

一舸鴟夷念念塵六橋華柳又殘

春紅巾青鳥殷勤問湖水東西舊主人

守居閣子何真幻遼鶴緱笙共畫

船華外客來鷺寂寂湖心煙重月娟娟

日薰三象捧坡翁海島吹來萬里

風蘇室蘇齋非二義百千燈在一光中

予得此蹟名其室曰寶蘇室又以詔州蘇題聖壽寺字摹刻石與所摹米

題藥州石相配曰蘇米齋

萬古詩盟接夢魂宋馮李邵總難論只餘傳穉能歐法似向

先生乞墨痕

蘇詩施願注本宋漫堂屬邵子湘李百藥馮山公刪補盡亂其舊予得宋槧本藏之

金庭玉戶闕精華

紅日烏雲句漫誇多少畫家傳不得雨晴江樹寫平沙

擬情好手繪此句

東坡自謂字無法天巧緇墨何從施青霄碧海縱遊戲自中律度精豪釐嘗
託西湖佳麗地復記閑情書小詩前人不見蔡君謨後人不識柯九思人生
翰墨細事耳古今相接良賴之學士新作蘇米齋欲飽看字忘朝飢此册神
妙尤所秘雲煙閱世憐公癡今朝我更作公病歛册向篋重手持亭午來看
到昏黑兀兀不樂歸車馳學士平生妙臨本試作嘗亂真鑒知請煩冰雪襟
懷手再寫佳人絕妙辭乾隆三十七年臘月除夕前二日姚鼐

杭州守憶嵩陽句寫向麻牋眼倍明不識三春湖上路何如萬里夢中情
過眼烟雲仍在眼一時齊入彩毫尖夢中壁上皆陳迹祇有潮痕比舊添
鸚鵡能言舉座驚隴頭歸去任修翎竟成素鷁同時放那不添書孔雀經
鬥茶佐酒盡船紅楚靚當筵唱和同賦就難隨雪衣去湖濱應怨妬花風

夢說嵩陽雨洗塵此詩何與六橋春絲連藕斷非無意擬向千秋索解人
西湖烟月匆匆過旋上儋州破浪船誰使詩人歎潦倒輸他落籍放嬋娟
何怪深源印記翁寶蘇齋本是家風前虞後董諸先輩都入珊瑚一網中
筆外精神句裏魂墨緣書屋數評論夢詩知是圖難寫紅日烏雲漫着痕
嵩陽峰翠簇蓮華話到前遊每自誇蘇畫蘇詩留少室雙碑俱未浣塵沙
戊戌七月題於三花樹齋莫瞻菴

此迹後無年月然其曰僕在錢塘則是初倅杭時事而此迹爲追憶書之是
即熙寧甲寅以後數年間所書若以濰州度歲論之則此迹或即是熙寧十
年丁巳春所書歟壬寅正月十三日書

汪砢玉珊瑚網郁逢慶書畫記皆言此帖白粉箋今細看實是粉箋但屢經

裝治被人磨拭渝敝不可復識耳一小輩字磨去不見可證也

米老稱晉蹟惟有墨處不破卽此神理

坡公蹟是一紙虞至陳詢是一紙董項是一紙

其快雪所刻摹本聞得前後均一色紙則非粉箋明矣

諸家著錄書畫者皆至馬孝常跋止而無陳汝同跋然以朱性甫生於明英宗正統九年甲子則性甫之生已在汝同書跋之後十七年果其得自目見豈有不知有陳跋之理是則性甫鐵網珊瑚已是據書載入者而卞令之書畫考又不待言矣則諸家著錄本之與此真蹟有異者曷足怪乎是夜漏下二鼓客去重□燈書

此蹟在項氏時已改裝爲冊矣觀其每幅邊際有項氏鈐印而又已不全可

知也

項氏以嘉靖三十八年購於史氏其時尚無董跋董跋云余見摹本輒爲神往今快雪者卽其所見之摹本也快雪帖有文敏天啓五年之跋則文敏此跋當更在天啓五年之後總是七十歲以外筆也

文敏天啓五年拜南京禮部尙書時年七十一

初十日又寫此二跋并賦疊韻九詩錄前册

項子京翁深原皆已改卷爲册矣深原未著時世今觀柯詩第九首興聖宮中一行後接縫處有項印則是翁深原裝册在前而項又因之裝册特屢換其邊綾耳今則又不知幾換裝也

項題第一行右下翁字小圓印其右邊已爲前紙壓半黍許可見此印在前耳

今按董項二跋逐節有翁字印深原在墨林先此爲定說

壁詩夢詩非一時濰州杭州誰憶之熙寧老守筵上語緜笙遼鶴人莫知遠
雲近日相開闔樓景山光那分合濟明家賞元祐春簾雨濛濛又深閣後詩
誰作應問公我今一笑對春風欲移有美堂前壁畫作西湖水映空臨蘇書
蔡詩於小屏上題此戊戌五月三日寶蘇室書

明華亭何元朗書畫銘心錄一條云蘇長公卷書蔡忠惠絕句并營妓一段
事字大如錢顛縱中有法度神品也後有虞邵斧柯丹邱張貞居倪幻霞等
篇皆精絕可愛又趙文敏時苗留犢圖一條云余歸時往見衡山因故鄉邇
變慘酷急欲省視卽辭去抵家凡四十日還京次吳門復造衡山款坐設飯
久之良俊請曰武庫所藏皆是精品然良俊所記憶不忘者獨蘇長公嵩陽

帖及趙文敏與中峯手簡二卷耳請再觀之因出示回環展翫神思飛越眞字內奇寶也此錄後有自識云余以三月十八日癸卯行至廿二日丁未得還京邸往返纔兩月餘而所見者如此蓋亦幸矣越十四日爲嘉靖丁未春正月人日清溪漫叟何良俊書而前有丙辰冬余以老病南歸云云按元朗以歲貢入國學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每喟然嘆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乎居三年遂移疾免歸海上中倭留清溪者數年此錄云云正在此時也丙辰是嘉靖三十五年是年十二月丙戌朔其十八日恰是癸卯廿二日是丁未是月小盡至次年爲嘉靖三十六年丁己之人日恰十四日因知三月當作十二月嘉靖丁未當作丁己皆刻傳寫之訛是年冬衡山先生年八十

七而是時東坡此蹟在衡山齋中則於他書未見也項子京識此蹟後云嘉靖三十八年購松陵史氏此蹟前後有史鑑秘玩史氏明古諸印明古歿于宏治九年丙辰此蹟售于項氏則明古歿後十三年矣明古之子德徵爲沈石田壻石田歿于正德四年己巳後十二年辛巳七夕德徵裝石田遺蹟爲卷据石田七星檜卷言宏治壬子之前曾與德徵觀檜旣圖而詩之宏治初年德徵己能陪石田遊事則當辛巳裝石田遺蹟時德徵己將垂老至此蹟售於項氏又在辛巳後將四十年則德徵當亦下世必是此蹟史氏不克守將出售於人而暫存文氏齋中或衡山先生借以鑒賞而徐俟其售耶衡山先生卒於嘉靖三十八年二月此蹟之售於項氏必在衡翁歿後其家以衡山借留故人家物不欲沒其根原而仍以爲史氏售之故項子京識云購松

陵史氏不云購於而但云購者其物久已不存史氏齋也必言史氏者不沒文氏之善也衡山父子無印章者不忍有其物也衡山歿後二承不留此者亦必衡翁之志也項氏得之而後改卷爲冊也不特此蹟付受有緒而前賢相與之微意亦以考見焉豈止觀翫墨寶而已乎乾隆四十三年夏五月十三日方綱識

佩文齋書畫譜載何良俊銘心錄末句嘉靖丁己的是巳字則知三月之應作十二月愈無可疑者矣廿五日識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考第四卷收藏條內云項復初家藏蘇長公天際烏雲卷據此則在項氏時是卷乎抑其時已改裝冊而著錄家誤仍其舊稱曰卷乎項復初是子京第三子見眉公筆記然今帖內却無項復初印則又何也

七月三十日燈下識

汪砉玉珊瑚網云蘇文忠公天際烏雲卷在白粉箋上中行草書此卷在項
又新處予嘗獲觀今爲王越石售去項德新字又新號復初子京之第三子
也子京長子德純次德成次德新德新有讀易堂別號讀易居士卒于天啓
三年癸亥汪砉玉珊瑚網則編于崇禎十六年癸未春又新之歿二十年矣
砉玉又一條云天啓癸亥初夏獲觀東坡書方干詩卷爲王越石物後又見
子昂跋云記蹟與此題語大同小異殊可怪也姑兩存之以俟鑒別焉玉記
又一條云崇禎甲戌秋杪王越石持坡書來觀

姜二酉韻石齋筆談載王越石以贗鼎賺人又臨換雲林畫事越石名廷瑀
慣居奇貨以博刀錐爲多方壟斷者此人天崇間人明末遊于杭州然天際

烏雲帖之撫本則尚在此前耳

快雪堂天際烏雲帖是從摹本鈎勒者以真蹟對之益信賦此三詩

松陵片石知何在未得頭陀一掃花如許晚香拈不得翻身鳳種出誰家
季海僧虔皆偃筆後人嗤點到前賢香光心眼劉郎手尚苦偏鋒力未圓

去歲詩盟續蜀岡空將居士夢嵩陽州山故有精靈許已見茆齋揚郭香

去年

將以真蹟刻於揚州不果而予所摹華山碑今伯恭始媒刻之戊戌冬十二月二日書於雨香齋

快雪摹鐫戲鴻鏤生香終遜樹頭花崇寧焚燬宣和購孔壁偷藏過幾家

得庾征西豈暮年家雞野鷺定誰賢深原物墮覃溪手也算長安鏡再圓

史篋珍如玉在岡項廚收比雁隨陽先生若遇邢和璞應悟前身墨甕香定

甫蔣士銓謹和

老友夢中詩恹恍官齋壁上字分明美人居士風流畫青眼紅粧一種情

銀泥印簇冰蠶尾寒具油存玉筍尖轉遍風輪經七佛八層公案者回添後

有虞柯張倪馬
陳董七家題識

遞主蓉城亦可驚前身俱躡鳳皇翎殘縑且各留文字碑

墨憑他劫火經

縞衣偷換舞衫紅淪謫心情恨略同難得護花賢太守一

幡斜壓滿湖風

六橋多少落花塵誰肯偷閒惜好春消受杭人十分慧後

先唐宋四詩人

謂樂天君謨
述古東坡也

風光已換鬥茶天燈火猶存載酒船明月易

低人易散看他遺墨當嬋娟

笙歌誰見紫髯翁罷遣愁眉唱國風莫買雕

籠閉鸚鵡斷腸多在有情中

定香橋畔已銷魂瑞慶堂前莫再論到兩翁

家真怪事青氈藏過蝨魚痕

那須石上掃苔花真本蘭亭未足誇持比平

山醉翁帖竹西應唱浪淘沙

時以此册寄揚
州鈎摹上石

題東坡嵩陽帖墨跡即和元韻

應覃溪先生教戊戌十二月十二日蔣士銓書於離垢方丈

有美堂前小閣子夢中詩寫蔡端明生天成佛今何在結此千秋萬古情
錢塘江上風波急低看湖心高塔尖那道定香橋畔路相思又爲故人添
舒亶李定狠可驚燭毛不已要拔翎不獨美人求落籍此生合誦藥王經
美人顏色似花紅恨在眉稍態不同消受笙歌添別淚滿船燈火一湖風
放鷓風花碾細塵鬪茶櫻笋過殘春太平士女豐昌會俱是熙寧絕代人
跋中便失黃山谷無恙江頭虹月船多謝奎章虞閣老白頭隔世憶嬋娟
老張道士老迂翁殘墨能留花信風人生何物供惆悵蒼莽嵩陽一帖中
三朝遺跡有詩魂後起何人與細論一炷鑪香兩小像天青月白了無痕
優曇華與妙蓮華神物都將出世誇冊二明珠眞失去教人何處揀金沙

東坡

元祐四年一帖子以四十金買之未果
後爲周大理所得刻於聽雨樓者是也
覃溪先生屬題嵩陽帖九首張塤

天際烏雲卷後覃溪學士補和倪雲林柯丹丘韻五首內雲林重字一首余
闕不和和蔣心餘天字仍如五首之數以復學士心餘亦榮矣哉

半山雲黑半山明墨妙千秋一抹橫湖上風光原不定眼中人是夢中情
詩本君謨舊軸橫陰晴雲雨未分明會中恰有巫山女道是無情又有情
西陵橋外白沙泉載酒題詩便上船一隊舞衣花楚楚半湖歌板月娟娟
只有東坡嗣樂天後先幾個李膺船雷瓊風浪掀天地杭越煙花寫麗娟
便攬滄海未垂綸流水桃花漾好春輸與分司兼壽考東坡原是可憐人乾
隆庚子三月廿一日集詩境軒再題抱犢山人張塤

神光離合兩端明峯嶺誰分側與橫此卷眞須凌快雪華亭神往太多情

嶺海煙雲竹石橫西湖風月亦空明何處招邀眞笠屐夢中重寫夢中情

新詩急溜吐山泉又落米家書畫船雲日半窗風色暮丁香簾外影娟娟

是日

邀三名手畫天際烏雲樓前紅日二句詩意

眼青一髮是南天欲坐春風上水船也到蘇公堤

上去尋詩載酒品嬋娟

先生釣古引長綸夜夜潮添春復春庚子再刊銷

夏記蘇齋兼畫和詩人載軒周厚轅

瘦同補和前人諸詩韻并及心餘天字韻亦和之來詫予曰心餘亦榮矣哉

予笑而和之兼呈心餘三首是日邀諸君來蘇齋畫天際烏雲二句詩意

吮毫未負養花天看帖催飛泛酒船賴得熙寧無畫者諸君拈出特嫵娟

幻景陰陰雨接天如何收入貫虹船蔣生十易燈窗藁神到華陽態更藁

醉墨

生爲華陽山人
蔣湘帆之孫也

名姓他時勒洞天笛聲何處起江船空歌吸盡峯峯綠只

記兜羅妙髮娟乾隆庚子春三月廿一日江寧湯松阿歙縣羅冶亭廣濟閣
正齋金壇蔣仲和小集詩境軒各爲予畫此詩意即席賦此呈諸君是日同
觀予新得宋拓化度寺碑爭坐位帖未谷瘦同載軒仲和各爲題跋今日之
樂何減米家書畫船耶方綱記

妙墨清辭成合璧千秋鉅手兩端明鼠鬚繭紙真無價紅袖烏絲卻有情

奎章偶試金壺汁外史重濡寶帚尖搃愛衍波牋滑笏幾篇珠玉又新添虞奎

章跋云卷後多佳紙

過眼雲煙古所驚也如身躡鳳凰翎松陵環慶遙相望幾度人

間劫火經 鬢綠何害對裙紅放鴿開籠事豈同不爲杭人多慧性能教病

手試楊風

坡公寄述古詩有記取金籠放雪衣之句蓋即指周妓落籍事其自注云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特借言之耳

定香橋

水半揚塵風月誰尋有美春零落却添惆悵事黃吳俱有是名人

黃山谷吳匏菴皆曾

題跋今俱已無存

寶蘇室靜堆緗素詩境軒幽遞酒船漢碣唐碑看未了丁香收

影暮娟娟

小印纍纍署記翁古懽眞賞是家風彝齋肯撫彝齋字大有奇

緣翰墨中

冊中每頁鈴翁氏深原方印及翁字小圓印又覃溪一字彝齋而元時藏帖之王子明家中故有彝齋今帖果歸彝齋豈非此事一

段大因緣耶

烏雲天際句銷魂此景荆關待細論消得覃溪買東絹殷勤教寫

鏤舟痕

戲鴻快雪漫鐫華眞蹟單傳始可誇譬似六經收監本紛紛諸刻

是麻沙庚子暮春下澣次前人韻九首題天際烏雲帖毅庵葉觀國

宋白粉箋今始辨多年渝敝不分明昏陰苦霧斜風雨一種閒窗悵望情

小輩

字磨去惠字添畫餘亦多描汗

海上初迴鵝頸夢花陰悟到鼠鬚尖藥洲幾夕秋雲合青

眼憑誰樺炬添

戊子十月得此於羊城使院

江南艸長鶯花亂柳絮飛飛放雪翎七百

年前殘墨點三花樹下貝多經

幻境烏雲襯日紅畫禪三昧幾人同只應

十笏蘇齋壁捲起濰州臘雪風

陳述古放營妓事在熙寧六年癸丑而和蔡時題過濰州驛熙寧十年丁巳也

丸

螺念念續塵塵郭玘研來又幾春米老果然王略得洞天小劫屬何人

董跋蓋曾

見摹本者

幾行敬仲貞居字已壓長虹貫月船那問重撫褚臨卷華亭忍不贖

嬋娟

此內闕柯詩一行跋二行又張雨詩十行不知何往則海寧陳氏之重撫褚臨禊帖董抽去二行者不足致惜矣

傳付虞柯

直到翁印章漫說項家風爾時寸寸丹砂篆已在儋州笠影中

翁氏深原印文翁字小圓

印册內凡數十處

松陵石墨著精魂文沈同時想對論偏是董題摹本在雪堂錯

認爪泥痕

董題所云見摹本者卽豕鹿馮氏快雪堂所刻也而吳江史明古所刻石則從來所未聞惟見於此帖項跋予嘗託吳江友人再三

訪覓訖無知者

臘雪窗燈轉法華嵩緣不借趙盧誇十三跋又蘭亭續銘塔天然

小聚沙

吾齋因藏此帖每臘月十九作坡公生日而舊藏化度寺邕師塔銘則趙松雪盧疎齋諸跋皆來歸與此元人諸跋相映發也

予

數疊此韻矣然偶因客謂紙非粉箋又謂惠字多一畫又柯詩闕處無剪痕

又聞有藏此帖懸價千金者是以每被人疑今知畢中丞以千金購彼帖是前後一色紙其質明矣乃深研惠字被描及柯詩所闕一行裝研無痕之故皆豁然明白而粉箋之渝敝益顯今成九首以作此帖真品猶如吾齋化度寺碑每聞尙有近千字之唐拓輒疑其尙非極至而今乃快然信爲世所罕有也嘉慶癸亥九月六日書得此帖三十六秋矣覃溪

坡翁初到杭州日爲見西湖眼倍明更有竹溪賢太守時時招飲亦多情小詩有味似精鹽紅日烏雲語太尖可是夢中傳綵筆吟情偏向夢時添壁間鴻戲又蛇驚宛爾飛仙有墮翎贏得後來題和好後詩重和問誰經別後閒愁臉斷紅越甌犀液遣誰同江頭夜夜春潮滿索莫茶煙澹颺風何來掩抑傍風塵首面膏油不共春聽取一雙梁燕話舞衫歌扇漫留人

有客竭來太守宴西湖風月慙迴船停杯一賞新吟好解語隴禽憐妙娟
磊落千年玉局翁到今遺墨見雄風爲看翡翠蘭苕上却掣鯨魚碧海中
採菱歌月客銷魂散盡空花更莫論三復好詞還妙翰始知春夢也留痕
衡山茅山兩道士釧響隔牆著語誇惡劇彌明還一笑誤渠塵劫墮恒沙東
坡詩帖依元人疊韻九首癸卯九月廿一日臨榆道中稿劉墉

石庵前輩屢欲索觀予藏坡書天際烏雲帖予篋中適携臨本石庵見之以
爲非真也今晨枉次韻九詩來贈則其傾到於予臨本而真跡可知矣疊韻
奉酬

昔者思翁見摹本躊躇王略未分明何如攬轡榆關道會得杭湖悵望情

大觀真帖馮家本枉著虛舟誤辨尖獨有坡書經響揚者重公案是誰添

王虛

舟云大觀帖第六卷馮氏摹入快雪堂誤一尖字予按快雪尖字不誤

小語空山響易驚與誰同躡鳳凰翎

少霞宮榜親題字鹵麓良常路幾經

西湖煙樹點青紅歲歲熙寧癸甲同

誰仿端明詩帖子守居幾度換屏風

洞天大滌隔凡塵明鏡桃花笑古春

不解倪迂張道士巢居絕聽爲何人

張伯雨號巢居倪雲林號絕聽

三間一榻寶蘇室氣

壓晴虹貫夜船竹戶陰來風淅淅墨池影對月娟娟

彝齋圖畫趙張翁環

慶堂前舊侶風尙左生書牛鼎記玉文心事往來中

涪翁匏翁設夢魂後

先書派底須論會稽徐傅怒貌法旌德劉郎鐵筆痕

磨墨齋頭轉法華漢

孺楷蹟對君誇蘇齋肯惠高軒過細證中鋒力畫沙癸卯秋九月廿日臨榆

旅舍書此

昨石庵來詩以文尾小紙寫之蓋自忘其前夕駁予臨本之戲語也旣而悔

之來索其艸而予已粘入冊矣是月卅日於湯家屯大營門外與梁瑤峯前輩語此瑤峯不特贊蘇跡之真併贊予臨本之妙而石庵猶執戲語也漫記
冊尾

天際烏雲帖攷二

大興翁方綱

輩字因有改畫旁又注一輩字此在玉煙快雪諸刻本皆有之乃東坡原蹟也今屢經裝褫磨去不見耳張米菴真蹟日錄云蘇子瞻書天際烏雲詩後有黃魯直題識韓大史存良故物也今皆散佚令人夢想

据此則前失山谷一跋後失匏菴一跋求之二集無有

予既屬和前韻九首而倪雲林第一詩橫字韻未和也瘦同秘檢過小齋觀真蹟拈此同賦又雲林此詩集中以第二句爲首句故亦再和之又集中有補和上句重字一詩故又和之又柯丹邱第六詩泉字韻又雲林第五詩綸字韻亦應補和者凡五首邀秘檢皆同賦 得向荆溪識子明牛羊古鼎氣

縱橫爾時亦有彙齋號不獨王孫舊雨情

冉冉烏雲畫卷橫諸公衣襟

聚空明後來好事無如我歲歲花開悵望情

夢語悠長心鄭重那同師服

託彌明九霞空洞靈音答一種依依息壤情

嵩陽不必嘯臺泉蜀道非關

峽水船三塔湖紋金灑灑雨峯雲黛玉娟娟

據梧支策又文綸悟到蘇齋

寫暮春何似君謨還述古得詩外味兩三人乾隆庚子春三月二十日方綱

書於寶蘇室

徐潭十五姪自莆田倩史爲予作天際烏雲詩意圖并摹坡公笠屐小影合

裝爲軸供齋中敬題二詩

此夢當時定在莆林泉秀絕山有無禪榻茶煙

動裊窈楚江巫峽猶模糊一几蘧然隱枯木萬象落我牟尼珠烏雲紅日亦

假借攝之靜境歸寶蘇

謝家蘇潭我徐潭寓我于蘇名豈堪

前年門人謝蘊山自號蘇

潭而十五姪自號徐潭蓋皆借潭字寫意思號覃溪也愚甚愧之

悟來邢房正合一樓與雲日非兩三折蘭

髣髴行遠者每眇玉佩寄一函日莫欄干渺何許濛濛遠思來江南庚子春

三月廿七日方綱書於寶蘇室

徐潭此卷以贈楊鈍夫進士因五疊前韻 藥洲西舍西廊下贖紙摩挲夜

到明海綠搖窗誰畫得低回一十八年情 我夢三秋庾嶺翠君思萬點蜀

山尖催詩埜寺重陽過聽雨蘇齋蠟燭添 風雨同岑歲月驚霜臯老鶴刷

毛翎飲泉鑑面非文字此卽坡公內景經 欄邊旭景澹餘紅纔接書陰又

不同難得徐潭爲模寫飄然筆落有仙風 日日毫端萬斛塵洞天花蕊爲

誰春分明一掬蘇潭水照見平生竺道人

蘊山適以蘇潭字石刻見寄

徐潭蘇潭若箇

邊南閩海浦西江船水如人意珮環遠山作筆峯眉黛娟 楊生入局憶坡

翁更相芝亭嘯咏風悵恨故家巴縣在誰搜遺藁暮山中

鈍夫說其在局時有巴縣虞某者來

謁自言文靖後裔且言家有文靖手藁比其歸取之而鈍夫已去局矣每至今談及爲耿耿于懷也

停云玉磬寫精魂一笛

空江客共論恰是鶴飛來有信爲傳鴻爪印留痕

適有携文待詔赤壁圖屬題者

扁舟此

去亂春華衡岳雲開句定誇袖有眉山真面目洞庭新月滿長沙

時鈍夫將之湖南也

乾隆五十年歲在己巳冬十月望後一日方綱書於蘇齋南窗下

庚子夏覃溪學士大人出示天際烏雲帖墨蹟卽集東坡句奉題

記取羲

之洗硯處

遊道場何山

西山烟兩卷疎簾

遠樓

君家自有元和脚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

氣壓鄴

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左藏王子敬帖

吟哦相對忘三伏

次韻孫祕丞見贈

肝膽清新冷不邪

次韻楊公

濟梅花

收得玉堂揮翰手

次韻林子中新堤書事見寄

半紆書蚓縮秋蛇

和人求筆跡

一壑能專

萬事灰

儋耳

絳宮明滅是蓬萊

虔州八境圖

何人更似蘇夫子

冬至日遊吉祥寺

雲水光中

洗眼來人

日尋
臻閣黎

疾雷破屋雨翻河

暴雨初晴樓下晚
景時正暑雨經旬

我擊藤牀君唱歌

和趙
郎中

見消遣百年須底物

贈葛
葦

聊同笑語說東坡

留題蘭
亭

蔣龍昌

偶見柯敬仲張伯雨手帖以對予藏蘇書天際烏雲帖後跋筆勢悉符因摹

其書以補二跋所闕字喜而題此九詩四疊前韻想像摩挲十五載兩賢

如夢不分明數行尺牘春燈下會得癡齋悵望情錫訓軒依深檻曲三茅

山點數峯尖義興尊酒風流地二老重重客話添俊鶻摩霄鷺鳥驚筆飛

那易暮脩翎率更已想劉珉蹟松雪何如內景經梳粧時世抹青紅未許

妍姿一例同書到至元元晚季過江衣帶尙遺風奎章書畫澹無塵句曲

煙霞別有春若使商量墨緣在故應青眼箇中人蘇公東海量懷袖託我

歸衰粵浦船偏使玉輪遲月戶晶盤影記對嬋娟柯題每句憶虞翁張帖

從來有趙風今日迷離同一悟妙香梅雪篆煙中
臨摹敢說覩精魂但弗

斤斤響揚論多少客來圖蔡句山樓何境可留痕
摩圍偈已契蓮華原博

文難仿帖誇快雪晚香重審正始知閣本壓長沙帖後山谷匏庵跋久失去

予初擬作二詩不敢安也既於黃集得一條補入而吳題則無由得也甲辰

正月廿七方綱書於蘇齋

瓣香來下蘇齋拜元祐於今眼倍明世事盡如翻覆掌烏雲含雨重含情

過眼雲烟都是夢青青萬點局山尖玻璃江水峨眉月照見先生白髮添

秋窻睡起驚紅旭曉檻人來喚白翎也逐詞林三學士
時帆治亭
朗峯也一時同看

換鵝經 捧硯猶賡雙袖紅覃谿詩老句難同未應石墨樓中興吹入桃花

扇底風 風流文采易前塵青眼能回萬古春試問六橋花柳道杭州太守

又何人 袖中玉局烏雲帖載自珠江廉石船神物定留神契在茗香相對

靜娟娟 不信坡翁又此翁三生同夢一樓風能將後夢通前夢只在濛濛

墨氣中 於何招得古人魂漫撫遺編與細論樂石緻甄猶寶惜淋漓十指

况親痕 一函持捧勝瑤華宋槧完然更可誇且向彞齋稱合璧漫從人代

問恆沙

第三詩驚字嫌其出韻故未從押又烏雲帖字擬易嵩陽

乾隆丙午閏七月之廿日同過蘇齋

觀帖並宋槧蘇詩覃溪老先生出此屬題依前同次九詩之韻幸得挂名帙
末有元柯虞尙不敢希况以上耶襄平甘運原并識廿一日燈下昔年六十
有八

長公墨妙垂金石忽睹晨星眼乍明一卷新詩數行字今人筆法古文情
偶然軼事傳身後不竟柔情露筆尖如此風流稱學士客愁合向鬢毛添

飄零紅粉事堪驚腸斷筵前唱白翎博得蘇公留妙蹟芳名傳並品茶經
西園桃李競殘紅榮落無須怨不同劉阮重尋舊遊處武陵洞口起秋風
珠箔瓊樓散作塵烏啼花落憶前春緜笙一別無消息柳絮飛時不見人
兩行紅粉春迴座一曲琵琶夜泊船爭似錢唐陳太守不將金屋老嬋娟
回首歌場已作翁當年佳麗易追風髯公自是鍾情客證取禪床一夢中
水調歌殘斷客魂歸來舊事不堪論怒猊奇鬼爭心得大海風濤捲墨痕
奎章學士妙詞華眞賞丹邱豈浪誇我羨蘇齋老詹事千金何處得披沙
潭溪老前輩命和卷中韻九首鐵保

誰託美人韶楚靚却留眞跡宋元明秋窻燈畫尋殘夢想見掀髯撥墨情
雪繭略分朱印尾雲烟尙擁紫毫尖春愁不向官齋沒一度東風一處添

詩名已遣世人驚別夢蓉城躡鳳翎如此雄才閒筆墨胸中合有洗心經
湖上桃花幾樹紅詩禪閨怨可相同定香橋畔春如海綠字招搖澹宕風
六橋烟月總無塵一揚閒雲作好春太守何之諸客盡座中誰是鬥茶人
小閣秋空看放筆滄江夜靜憶停船紅粧綠鬢憑彈指試展銀牋對妙娟
涪翁蹟失更匏翁逸興熙寧悵遠風今日書齋齊放眼江聲雨氣落杯中
朱欄徙倚客消魂詩句誰題且莫論妙墨遺香緣不淺筆端宛着舊啼痕
南海西湖記歲華殘縑牘字總堪誇人間尙有真青眼日日摩挲閱界沙題
東坡天際烏雲墨跡依元人疊韻法式善

海內風流蘇玉局夢中佳句蔡端明一時妙墨傳千載繫盡人間好古情
壁間墨瀋橫釵股檻外江光落筆尖唯有舊時堂上月照人離席酒頻添

幾年淪落別魂驚脫去雕籠振雪翎回首羅浮人不見月明隴樹夢金經
歌舞誰家列燭紅西園桃李曲難同夢回一枕鈞天樂聲斷西湖夜月風
共向天垣謫世塵相逢重話武陵春傳來彩筆同莊蝶留證千秋慧業人
奎章學士老歸田幾卷新詩一釣船江畔誰遺交甫佩荷衣漾露淨娟娟
金蓮盛事擬坡翁鼓棹巴江送晚風博得丹邱重惆悵侍書人老薜蘿中
一抹蕭疎爽醉魂雲林遺意與誰論當年不畫嵩陽帖祕盡烟霞筆墨痕
笙歌如駛散繁華名帖裝成見客誇滿紙秋雲浮墨彩蘇隄人去雁團沙
乾隆丙午八月五日題東坡天際烏雲墨蹟玉保

坡翁墨妙流傳徧論定何人鑒最明一自柯虞賡唱後蘇齋尙友獨鍾情
諸家題跋體各異一一臨摹歸筆尖好事有人重上石更將佳話卷中添

烏臺案裏夢魂驚白鶴峯頭老戢翎回首錢唐舊風月雙鳧五馬幾番經

銜飛青鳥傍中紅贈別殷勤鳳嶺同一樣筵前爲落籍湖亭柳蔓繫春風坡翁

倅杭時有贈別詩用戎昱事

笙歌樂事總成塵七百年來不再春便是杭人固多慧鶯

花管領久無人

蘇公再到西湖日已歎情同下瀨船欲識當時豪興在看

將婀娜鬥嬋娟

坡公論書詩云剛健含婀娜

向往平生是此翁豈徒翰墨仰宗風雪衣箋

釋徒茲採更補殘編入帙中

先生藏有宋刊施註東坡詩本余採補於合注本中凡殘缺者皆不遺也

年年生

日拜忠魂書畫詩文仔細論可惜烟雲成過眼黃州詩稿未留痕

余今夏見坡翁定惠

院月夜偶出詩詩二首草稿惜未學先生留得雙鈎本也

詩境軒中聚墨華搜羅日下富誰誇夢蘇有

意作齋額更乞先生錐畫沙

余於昨臘夢見坡翁今先生許爲書夢蘇艸堂額故末章及之

乾隆庚戌嘉

平十八日在覃溪先生蘇齋拜坡翁生日出示天際烏雲帖墨跡次卷中諸

公詩韻共九首燈下錄桐鄉馮應榴拜題

蘇蔡風流千百載卷中遺墨尙分明惺忪不比浮生夢倦客披來更有情
夜雨腳如芳草亂曉風頭似剪刀尖泥人無那隄邊柳索出愁絲寸寸添
孔雀蓬山屢自驚悔將文采刷毛翎色空泡影人間幻日誦金剛一卷經
樂府聞歌休洗紅可憐顏色有誰同湖隄若聽花神泣枉煞祠前一夜風
青山雨過無點塵雙槳畫舫錢唐春我亦近來成渴病應攜龍井鬥茶人

樂天居士東坡老曾向湖中泊妓船寄語惠州賢太守好詩真箇放嬋娟

伊墨

卿將之惠
州故及之

至順年間一老翁詩成揮灑向東風人間多少悲懽事却在樓

前紅日中海樹無心尙返魂華年草草那堪論溜塵萬斛青衫徧染了啼
痕又酒痕自調錦瑟詠年華心事猶能少壯誇多慧西湖湖上女也應重

唱浪淘沙嘉慶己未上巳後二日吳門金學蓮奉題

快雪玉虹皆質本蘇齋到後眼纔明
嵩陽夢遠誰寄夢青眼峨眉萬古情
無端別恨生江上如此閒愁到筆尖
雪片馬頭催臘盡濰州駟又墨華添
塵網難除夢易驚能言嬌鳥自梳翎
吹笙鶴斨前因在卻比山陰寫道經
海門日射晚潮紅俯仰千秋感慨同
憶煞錢唐賢太守湖船消受綠楊風

北塔山前刼換塵奎章故宅野田春

虞公宅在崇仁縣城十里今成野田矣

橫江萬竹低風雨

想像花溪醉酒人

新銘自寫山卿館舊迹還來米老船
文字憐他多結習

妙蓮花韻鬥嬋娟

細數瑤華到項翁鳳皇衣下九天風
湖山千載英靈氣

攝入蓬萊小閣中

下界難招跨鶴魂楚江粵嶠試尋論
紫裘吹笛人多少

媿我焚香對手痕

出世優曇偶放花宋元題贊向誰誇
詩禪畫偈雲屏照

等是恆河小聚沙蘇齋弟子洪占銓

蘇齋先生今坡公詩心禪悅將毋同盡搜蘇迹蘇齋中何况此帖存家風不
見六十七印深原翁我家錢唐公所愛高樓日日湖山對一去船回浮玉青
相思燕蹴楊華碎夢中長此憶江南艸長鷺飛路熟諳湖上跳珠忍不見清
風急雨行瓊儋一場昏夢何須喚萬里翰人悵雲漢誰從鳳唳記凌波五百
年來雨晴換柯敬仲虞奎章媚語忽到句曲張恆沙人閱歲月忙春風一室
開青棠試看天際飛鴻影泥爪空樵快雪堂庚申上巳後三日題天際烏雲
帖屠倬呈本

夢裏詩篇非惚恍眼中雲日欠分明杭州閤子濰州驛道是無題更有情
解語嬌花爭絕代輕寒二月怯風尖可憐湖水年年綠無奈春愁暗暗添

七字詩成舉座驚雕籠豈果損修翎多情不遇風流守柳絮塵埃恐慣經
六橋春色亂青紅先後來遊同不同蘇蔡千秋心眼照一甌閒試鬻茶風
膚滑長箋絕點塵筆花到處總生春古香一滴松肪露多少元明過眼人
眉菴秋展匡廬雨博士春迴罨畫船更有倪迂張馬輩笑從隔世對嬋娟
三七團圞印記翁幾時吹過領頭風公家翰墨緣誰結迦葉拈花一笑中

迷離真幻泥詩魂跋語從頭細細論鑒賞多人籤軸換雲烟著手不留痕

重重妙偈證蓮華

先生曾
五疊韻

蒲褐誰憑偈語誇雪冱當年春夢影鈎簾宿鷺起

圓沙嘉慶庚申嘉平十九日蘇齋觀東坡天際烏雲帖真蹟次元人韻九首
宣城方楷題

萬里嵩陽共青眼一時酬唱兩端明竹筇舞罷龍蛇出一證千秋繾綣情

老筆健如松偃蓋新詩穎似筍抽尖瓣香獨下蘇齋拜
熟盡沉檀手自添
巧偷鸚鵡慧堪驚謝却紅翎愛雪翎點絮何曾塵影在更無煩誦洗心經
閒看萬紫并千紅隨地飄茵分豈同不是錢唐賢太守後先誰護妬花風
未須玉鼻策輕塵且放金籠當餞春柳絮飛時煙黯黯至今懷煞六橋人
濰州驛壁守居閣真幻都如不繫船何似烏雲紅日夢夢回新月照嬾娟
證否三生樊上翁奎章學士亦仙風繡囊明鏡低徊久戲掣鯨魚碧海
中有招邀龍劍魂蘇齋息壤要重論閱人已過元明代依舊當年醉墨痕
紛紛石墨說鐫華初寫黃庭莫浪誇照我峨峩天半雪一空千古浪淘沙嘉
慶五年十二月廿六日蘇齋弟子周邵蓮展觀因題

景中人與詩中畫客館疎牕眼暫明此後雲煙都入夢瓣香燃處不勝情

六橋歸路經過熟午夢春愁赴筆尖爲問錢唐官閣裏他時故事倚誰添
飛出樊籠夢不驚松巢明月照霜翎調鸚放鴿真耶幻誰讀浮邱相鶴經
莫再東華踏軟紅西湖煙月古時同茶香一縷依稀記蘇小樓前柳絮風
萬事濛濛過眼塵不須惆悵曲江春只餘翰墨因緣重長憶元亭識字人
餘杭美酒味如仙願借坡公藥玉船醉臥古梅呼不醒夢隨花影弔嬋娟
歸過平山拜醉翁萬花深處候涼風蘇公正有門生感不在淮流雜記中
冉冉詩魂更豔魂梨雲幻影且休論幾家三字元和脚認取當年手爪痕
淋漓大筆掃鉛華不遣人間俗口誇凡骨自知猶可換要從勾漏覓丹沙覃
溪先生命題天際烏雲帖次韻九首兼以志別樂鈞

天際烏雲帖收藏世系表

濠守侯德裕侍郎 宋

王介石虎臣 南宋

柯博士敬仲九思 元

義興王子明光大

張文翔 明

吳江史明古鑑

樵李項墨林子京元汴 墨林第三子項復初又新芷林祝世美

此以下二人未攷先

後

韓太史存良 此尙未可定

今以中間邊印攷之深原當在項子京之前已記於第二册矣

翁深原

歲時未攷

宜章典史之弟
約在乾隆初年姓氏未攷

山左吳君

北平蘇齋主人覃溪翁方綱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十月八日

我題書畫詩夢石五者定知孰後先書中詩畫石中夢有若象數相滋然從

吾齋詩夢□說畫家經營三十年□兩鄭叟潤藥洲上吸月來壓珍珠船同

携大癡綽墩卷墨雲挾雨龍蜿蜒鄭叟三日爲我仿後春北上誇老錢

謂籀石

蘇書蔡夢杭守句烏雲紅白嵩陽緣江南鷺花倒眉暈西湖雪羽飛柳絲一

以君謨唱來和神光離合難爲傳錢子羅生聘迭商確吮毫未敢□罽邊三

湘老史閱馱子貞一夕大叫狂非顛空中嘔墨灑虛壁溼紙紺飢□蛟涎至

今哀潢此帖背雪師惚恍神情牽帖中有人凭樓立蘇耶蔡耶言莫宣我齋

十有笠屐影卜爾訊寄靈筵尊今宵雪後乃忽悟五峯居士書畫禪書非詞
筆畫非墨九霞洞接空濛天似雨疑晴嶂疑霧眞宰元氣相廻旋山開一面
受紫翠遠極無際吞雲煙斜峯陡起削天半半與雲氣低空懸空外江光墨
搖動銀河赤岸來飛泉恐是荆關董巨輩神魄幻現於丹鉛不然熙寧元豐
日詩酒痕澆留山川依然樓頭目眞見錢塘午枕官閣前鏤丹曩寫蘇與蔡
執着窻儿紛堂筵如此蘇齋研屏石豈假星月歐梅篇我有偃松枕屏字六
出鶴嶺羅浮仙松屏今與石屏合四百二峯收一卷眼青萬里是何處風落
電轉規輪圓粉箋殘幅乃眞境衆山應響元無絃有隣齋銘篆香淡寶晉研
石陡牽纏西陂那必麓臺卷晚香縮本旃檀鐫

予縮臨坡公書蔡君謨夢
中詩句鐫于此屏之側

書

畫詩夢石研屏歌齋中藏嵩陽帖欲繪夢中詩二句三十年餘無能畫者癸

亥秋五峯居士以此石見贈詩境宛然甲子春乃裝香枬爲架并乞友人寫于此册證斯帖墨緣也乙丑十二月望後方綱識

乙丑十二月十九日始裝研屏寫樣於卷即題蘇齋圖後二首 夢生詩畫

畫生詩片石因緣孰憶之驛壁維州深雪夜茶甌湖舫晚潮時笏齋味只殘
縑紙筍脯筵澆薄酒卮慙愧嵩陽青眼在斧皴真宰氣淋漓 去年眞像耿

窓樵今臘重盟研石青墨暎空中如欲語笛飛下界儻來聽半低斜照非煙
雨一氣長虹仰月星笑我區區舟劍鏗畫圖泥着偃松屏方綱 蘇齋夢詩

石研屏端明夢境坡翁筆藏在蘇齋卅年矣

齋中竟合結落岑天下何曾有山水濛濛蒸空一片石翰墨之緣乃如此霞
光殘紫暈生痕雨氣空青潤流髓天然不借渲染法巧構初疑鬼神使人間

畫師意不到世外烟嵐問誰儼如我學詩公說法即此蒼茫此肌理大海瀾
翻廣長舌舌本泉源浩流駛虛廊淪茗長日間殘月聽鐘近晨起世間好句
世所共東坡句此石先余證微旨畫禪詩髓一氣中我詩形似爾神似萬古相

依真性情石不能言但隱几我寄邗江石現北代我冷然發妙指孤絃自調
孰和聲憂應宮商激清徵青眼嵩陽石盟手傳我詩情公獨喜十年殘債洗
不盡豈以詩窮坐愁死浮生幻想亦明滅往事如雲真夢耳朝來竟攜筆研
去伴爾丹厓青嶂裏嘉慶乙丑十有一月金學蓮

何人遺公紫石屏層巒疊嶂浮空青烏雲紅日閃陰映巧琢山骨開真形公
家舊寶嵩陽帖坡翁遺墨光晶熒君謨夢中句奇妙懷人萬里心屏營西湖
放棹值休暇葑雲席捲波洄渟陳遵好事泥翁飲小閣盡拓明牕櫺壁間小

語亦佳絕少霞自草新宮銘當年門茗傳韻事縞衣仙子何娉婷忽忽悟讀
般若經開籠欲矯雙修翎同時楚覲亦絕世政自難判尹與邢彷彿蓉城主
高會左右環侍皆媼姪酒酣拈筆意悵觸醉墨無數毫端零墨也變幻出光
怪珠字磊落成筆星星精墮地化爲石經以刻畫煩山靈由來神物理必合
相遭豈比風中萍偃松讚字極雄秀勁幹勢欲凌蒼冥我觀蘇齋秘密藏捧
手讚嘆心無寧拜石真應具袍笏公當更築墨妙亭蘇齋夢詩石研屏歌覃
谿先生命賦楊芳燦

蘇齋蘇帖三十年山際樓前幻雲巘多少畫家傳不出寫夢寫詩嗟已淺世
以豪放目坡詩妙法蓮華何處演先生論蘇獨不然自有精微含淡遠江湖
夜夜月蚌吐煙雨濛濛柳條剪鶯啼翠管雪羽飛艸色裊腰綠茵軟守居閣

子海水搖借問如何語一轉淋漓元氣功到此莽蒼蒸空青不斷墨雲一片
墮蘇齋還試松風鬥午菴此即端明意舉似居士嵩陽舊青眼南江陰耶北
海陽晦映靈芝紫華卷我亦夢中旁晚者拍手飛厓笑丹篆蘇齋石畫研屏
歌爲覃溪先生作樂鈞

石畫軒硯屏歌爲覃溪師作 君謨夢語畫不得誰知妙蹟藏名山山靈意
託眞宰出陽師陰雪非人間低空雲作澹開合一峯忽照碧紫殷松風暴雨
落何處似聞谿澗流潺潺吾師日坐寶蘇室澁水定香相對間西湖萬頃幻
空翠疑與東坡同權還東坡墨妙世希有獨向蘇齋招石友偃松屏贊軸飛
來壁立行間怒蛟走殘碑昨又寄潁州醉筆光芒射星斗嵩陽居士亦何人
青眼至今爲誰某畫師斂手三十年大匠慘澹難爲妍此石此屏此齋几一

字不着三昧禪浩乎淋漓一元氣神斤鬼斧窮雕鐫如是我聞公說法千變
萬化歸自然細觀畫意悟詩理筆外之筆仙乎仙夢中蘇蔡同一笑午窓石
鼎霏茶煙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書於京寓之石谿詩舫吳嵩梁

蘇齋蘇帖真賞孤墨雲浮空潤不枯寫詩寫夢偶然耳恨不當時兼寫圖公
藏此帖卅載餘晴窓相對日夕娛俗工百手畫不到頃刻變炫清景徂飛來
片石仙人都樓前山際境又殊虹光如貫月千頃海綠自搖天一壺公時臥
遊江與湖返照在壁黃雲鋪得毋山靈覩天巧直躡夢影追詩逋我公蘇學
兼蘇書我言公詩神似蘇峨眉千尺倒空綠清入肺腑涼肌膚一生胸次天
爲徒真意那許人追摹驚雷激電有時有淡日輕煙無處無請持吾言問君
謾夢中之詩有是夫斯人回首不可作此石點頭猶可呼屏間虛白清雙矚

勿更潑墨翻模糊樂生儻亦具石癖破費畫石閑工夫

樂子蓮裳以圖寄示

燕台昨夜

西風初門前葉葉飄秋梧作詩贈石下石拜苔岑一氣青菖蒲蘇齋石畫研屏歌爲覃谿夫子作劉嗣綰

蘇齋嵩陽帖詩境研屏歌和作

夜夢山精與我言蘇齋老子心含元讀書

嗜古有奇癖往往真宰通天尊一日天尊苦其擾詔謂羅浮呼崑山頭太白一片石是中有精藏角根帥陰雷易妙變化日曉而曉昏而昏爲我輩致蘇齋好五峯使者當走奔東坡今雖香案狡獪手蹟留乾坤仙語旣假蔡少霞聯句復飾風軒轅此物恰蘇齋手退之雙鳥誰能髡六詩晝夜三十載挑抉嘲詠怪又煩烏雲紅日本常事春潮多少况可論老蠶作繭脫不得宜僚弄丸能解冤人間神物倒有對沙石其往爲世婚天旣有情石亦喜不

能言說能蹲蹲願盼况有松屏影端溪生更通靈魂石光墨光忽鬥勢雲容
日彩精交吞瑤盆錦册掣眼轉樓前天際增紛縵蘇齋吃吃笑不止豈知蒼
蒼之所敦此事紛紛自不識爾廣長舌瀾宜翻夢中說夢吾豈敢元之又元
眞妙門嘉慶丁卯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辰拜于蘇齋覃溪先生出此册命
和並同題李委吹簫圖越翼日呈上宋湘

攷定摹本

涿鹿馮氏快雪堂刻即董文敏所謂嘗見摹本者近日曲阜孔氏玉虹堂
刻及徽州程也園刻皆同此摹本在柯張二蹟未失之前蓋摹本出明初
人張貞居詩當依摹本在柯後倪前蓋柯張蹟皆至正三年相接受此原
蹟裝誤柯張蹟失在項册前予藏此原蹟裝在翁深原項子京裝册後

一行天字摹本肥遜真本清勁

程也園刻竟似多寶塔矣

含內點是今字圓轉也摹本作

一橫非雨右肩摹失弱樓右上起鋒

快雪竟無之

前左下目內筆絲誤向裏旋

遠

二行紅糸旁起筆另頓作二層

摹本竟通作一筆

大約真本處處停筆提頓而摹本

多直瀉此其所失也

三行在原是フ不出頂紙雖溼而頂痕宛然

摹本在訛

四行此字奇古之趣

摹本全尖

也末筆迴捲勢極圓正摹尖於扁

五行在末筆頓折錢每畫起筆皆寓頓折塘中右肩方頓摹皆失之一字摹

者運筆至半腰竟有腕弱不勝之弊前行夢字中太橫後行一字皆如此

此類尙多

六行邀內中方之頂右乂之起處摹者皆失其另頓之勢所以自訛白而方

少上點此字大誤

此字當以上清詞石本爲据

余右上一筆逆頓之勢摹本失之堂字

寫口即先中直乃再作二小橫原蹟甚明白而摹本重濁混爲一堆中字

摹本弱甚

七行小中直太短全失其上下頓挫之勢

此謂小字

真中左直及大橫左邊起

處摹本皆太着迹迹字亦內二小直摹本相離太遠

此字實右軍筆髓非臨摹所能也

一

字起處絕字收處摹本皆有鑿作之痕

八行幻幺旁筆頓挫摹本失綽卓上小橫住筆處有連絲與上直筆相生

不與左末挑起處相連摹本誤以左旁糸末之挑起處與右卓上小橫相

連非也底末筆挑起原蹟大放筆槎勢

摹本太光

侵內丈用率更法所結束更

健摹本失之

九行尋內工旁內小直筆承上小橫畫帶下帶轉神采勁逸摹本絲牽而下

竟似無此小直畫者大誤

尋上半晉人妙用即蘭亭遷字之理詳跋於本帖內坡公正可仰質于左軍也此豈摹手所知

十行別日下連力頓折分明

摹本借勢帶下眉目未清

後字左傍帶起之勢摹本竟失之

殊傷駿直得字右上日字末橫起筆微拖斜向外者是妙於收裏非多出

一豪也摹本竟成多長一黍矣此豈知書者所爲乎

十一行有字中間帶折下連月之左直處極圓正

摹本失

十二行垂極緊鍊摹本散失

十三行釵左金旁七筆筆筆中鋒頓折

摹軟易與前錢字同

右又先、後、乃於未用

挑起陡健

摹本先又後、失之

十四行十五行愁字難字真本稍高一分許所以通幅神理一片也摹本愁字既低所以逐漸低下而行底低下三分許矣此臨書者勢所必至而觀者不悟其爲贗本何也

十四行分字下彎方折其力萬鈞

摹本圓弱

真字目起處摹本失於牽搭扭捏而

末二點原本真力瀾滿摹弱甚態字右長末彎其力廻折摹本乃於此彎筆露折筆痕迹大誤此態字右上起筆是廻向左摹誤作橫畫

十五行添原本摹本改作天此何必泥六書乎子容過杭杭有點亦此類十六行作乍中直連下摹另起誤右二小橫皆是帶筆摹本將上橫另作一畫寔不合法

十八行謨內曰左直原本爲人摹擦轉以爲橫畫所掩者實不然也摹本竟

以橫畫覆搭之此實摹本之驗勝字右末一彎另頓出力摹者圓失此摹本非影搨非

鈎填實是一好手對臨者其神致有頗能追肖處而失誤隨處有之原本之沙處處停筆處處沉頓鈎心鬥角而出之摹本多直瀉矣

十九行又字原本放捺摹本迴束作字中直誤同十六行此更顯然并人旁皆不成章法矣

原本此作字精彩之極山陰法乳也字迴折而上中橫圓勢一氣摹本誤作另橫失之廿一行子同此

二十行從末筆摹本神理未足

自廿一行籍子容曰以下原本另起一紙此全帖之第二紙也 此蹟前後凡二紙而後紙首三行

廿一行作字人旁廿二行上字木橫皆神力勁厚非摹本所能到此摹手竟不能作人

旁

一字中腰絕字末筆鑿作之痕同前而此一字弱劣更甚

此摹手竟不能作長橫

廿二行筆字廿頭此摹先作左小橫所以次直故用濃勢蓋之此痕最顯

廿三行月字摹弱看內目之摹失與第一行前字同目字即緣上首字末筆

神力渾淪摹本左邊勢不足

廿四行翎摹本作筆筆圓帶全失原本停蓄頓折之意開字上承翎字一氣飛動之勢故末筆用直收勒住摹本又作帶下勢則太滑矣此行內籠放雪女長皆原本極沈頓而摹本滑利過甚放字全是率更結法勁拔之至方旁撇作趯鋒故妙摹滑弱女末圓勁篆法也摹鬆弱長中橫起處摹太纖弱

廿五行般旁中間長撇原本極沉蓄與左右二直畫正相配合摹本乃過于

扯曳飄瞥至半分許長斷無此筆法其僞尤顯然經右內二小點自左而右作勁頓勢所以中直起處亦是勁頓之勢此收束大章法也摹本乃以中直從上橫生來失之

廿七行藉昔起處摹太著痕輩字原本改勢與摹本不甚同此亦摹者故爲多岐也原本此旁紙有擦坎實是一小輩字擦痕宛然原下半車之三畫皆着力而摹本車尤率意竟若因是改誤而苟且了之所以上改勢亦故

爲多出岐誤

此作僞尤顯

廿八行人起筆原本陰溼所以濃重耳非着迹也

摹太著迹

者字起處原本却是

先一後橫此非有理也不過隨手之變摹本則改先橫後直矣此與前添字改一爲一及杭字去點皆近理而返不足据亦可見原本率意之爲眞

也最字目原本雖陰濕而筆意甚活摹者板滯不成局勢善字上半先筆筆頓挫所以不散摹本散矣澹粧二字詹左邊之圓下摹本竟未作一直且收勢太有痕迹此二字原本正以疎落不拘纖濃不協爲妙摹本出於一律則成近人行書矣總由不得原本筆筆停頓之勢耳

廿九行素字末逆折處原本極自然摹本扭捏極醜弱移字左禾之起筆右多之起筆原本雖極雄肆然並無用力之迹摹本則左右二起處皆倍加努力而多之下半則一筆圓帶而下無復原本處處停頓之妙矣入字原本潤液精彩兼右軍率更之妙腕摹本尖纖盡失之

三十行同字右末帶過回內處摹本太滑西字原本下橫分明摹本竟成西卅一行強字右中口原本逆折摹本圓帶自以圓帶爲正然原本却不如此

此與前者字一例待左雙人三筆筆筆停頓變化三筆之頓法蓄洩不同而各有得勢處摹本則止二筆一律乃覺第三筆出於有意此摹手不善爲人旁而雙人更劣

卅二行云字末點向內收束摹本向下則失之桃字兆之右另起而摹本一筆連過

卅三行幾字之長趯用虞戈法萬鈞之力此通帖之第一見神力處而前一筆內向迴鈞之勁折與末一點飛空之停頓恰與相稱此最是晉唐以來相傳筆勢正法眼藏也摹本則前一筆之迴折既鬆闊末點又誤作迴折弱矣中間長戈之弱更何待言乎卽此一字益足定真本摹本之懸殊者矣度左長撇垂下處仍微寓回鋒意而內畫遙接另起耳摹本一筆圓帶

末二筆更鬆弱

卅四行春右捺放而未盡却仍寓放盡之勢此亦晉唐以來筆勢也摹太短弱解右下下乃另起所以神力從容中道也此如何可帶下手摹下滑弱之甚且併佩字右下內末直雖是連帶而神理亦是另起也摹本全不知此理覓左車下橫雖連通畫實是頓住所以見神力也摹本此處連帶既是帶下直畫而何以右斤起處又似自左連帶者實是頭緒混亂

卅五行意字起處與濯纓二字末收處皆以垂露針穎見勢亦此三字之呼喻處也摹本濯字末脚呆住蓋未悟此理纓右邊中腰摹本以濃墨塗作一塊竟無緒之可理濯纓二字收束處既各以穎勢呼喻此下還字起處四之五筆皆筆筆自起自收而下半之起處勢雖承上仍自另起此所以

通帖妙法到此筆筆沉蓄然後收場此右軍北海以來口不能傳之秘也
摹本竟作一氣圓折迴帶而下蓋未悟此理

卅六行人字

杭人多
惠句

末筆向下摹本向右神理未足坡公書慧作惠本無左

邊一直此直畫是後人妄加其墨色不同亦可驗也或乃執此直畫多出
以疑之非也不特妄添左直也並於中間二彎之左腰帶上處亦皆多出
圓折而上之勢是以竟似原本如此矣蓋原本下一迴彎不如此之寬出
且不如如此之肥圓也此妄添之一筆在摹本時尙無之故摹本却不誤此
摹本在字失誤陵丩旁太散是在原卷紙角下既蝕破之所摹也

其下諸跋摹本之拙俗有目共見無煩細舉也今亦略開一二 諸跋惟
程刻有之

虞詩第二首風字右下藏鋒尙微寓鋒意非紙破也摹本乃誤認爲紙破而作紙破痕此亦一失也跋信亦有緣邪亦字起處原本不可辨是目疾後所書也摹本則起處分明矣亦摹本之驗虞名一行摹本太過低下故將天藻亭印移後一行此摹本之驗

柯題第一詩次行末過高三分第二詩次行末過高五分第二詩驚敬末不
缺筆摹本乃缺筆敬是宋諱不知元人何以缺筆恐是此摹手習見宋人
舊蹟而誤缺之第八詩原本失第三行袖龍鐘總淚痕六字是紙斷爛而
標匠裝治湊接無痕也此六字摹本有之是摹手在末經爛脫之前 坡
蹟開首四行謨字右苗之外靠邊處微用薄紙補之是因此處深原二字
半印紙破而湊整也此與柯詩湊接殘破一行同時工匠裝治所爲耳

柯跋五行末錯上二分七行末錯上四分八行末錯上三分九行末錯上二分此跋末經長安以下十八字原本失摹本有此與張伯雨詩前五首同接紙其摹時尙皆未失

柯第六詩御字先寫幸字點去梢字先寫枝字點去第七詩堪字先寫可字點去此皆摹本偶自如此無關義要

倪第八詩何似先寫未若點去此亦摹本偶然如此不關大要

張伯雨詩前五首原蹟失摹本有

說已見前

馮洽第四詩何字原本擦失摹本亦尙有

蘇蹟紙尾鑒正法書之印正字上橫是九疊文篆法向上折廻摹本訛作定巖隱圖隱內又刀法誤穿本不足怪雖篆筆疎謬然是元朝印也摹本

收拾完好反失古拙意真蹟前後項叔子印不同摹本亦依仿爲之 摹本無宣德丁未陳詢及董文敏項墨林三跋前後亦無周字編號可見是明朝初年所摹董文敏尙未及見此本董跋會余見摹本輒爲神往者是也此摹本曾藏快雪馮氏蕉林梁氏而馮涿鹿梁真定皆未得見此真本諸跋俗弱不能更僕數今偶舉一字倪弟二詩飛字摹本鋒勢整齊竟似近日初學楷格者豈有倪書如此者姑舉此以例其餘 真蹟原本凡前後三種紙古近分明是斷不能揜飾者蘇蹟五葉一色紙虞柯倪馬張陳跋九葉一色紙董項跋一葉又一色紙

此是眉山繭紙帖誰論摹褚又摹歐且尋白石偏傍攷一水痕間劍與舟

董鑒馮藏事在前後來得不笑適然如何掠影官奴帖翻借清河日錄傳

吳氏

餘清齋樂毅論是偽
本見張尹真蹟日錄

正粉箋猶是舊春風

屏山雲日照濛濛定影湖隄綠漲中落毳吹花欵反

攷訂摹本成一小卷賦此三詩然白石蘭亭偏旁攷尙
可依仿爲之吾此卷則九方相馬有天機焉誰能仿乎

嵩陽帖并題跋二冊道光間藏吾杭孫侍御家侍御休寧人爲徽之巨商僑居杭城在京師與覃溪學士友善學士歿後孫贈五千金故蘇齋金石書畫半歸侍御咸豐初余獲見宋拓公方碑雪浪帖及學士手錄詩古文集百廿本最奇者侍御嗜山舟侍講書藏其楹帖千二百餘聯之多今公方雪浪爲沈均初所得詩古文集臧丁松生八千卷樓嵩陽帖歸錢伯聲夾題跋二冊已失去然三君皆吾友也故猶得寓目焉越日又識

仲芙

此鈔本予見之肆中蓋從墨蹟錄出者其次第一依原冊未嘗重行編次書賈居奇不售余乃以值賃歸傳錄以實我美術叢書其次第一依原本蓋使後人見印本如見墨蹟耳鄧實記

原墨蹟蓋分上下二冊攷其年月則先題下冊而後及上冊今印本改以

下冊爲第一卷上冊爲第二卷欲使讀者先閱下冊則事實原委更較詳
明而年月次序亦順耳實又記

評書帖

亳州梁獻聞山著

學者欲問學書法執筆功能十居八未聞執筆之真傳鍾王學盡徒茫然一管分爲上下中真字小字靠下攏行書大字從中執草書執上始能工大指中指死力搯圓如龍睛中虛發食指名指上下推亦須着力相撐插禁指無用任其閒手背內坎半朝天始能沉著堅而實箇中精力悟通元筆管上向懷中入下截筆鋒向外出腕力挺住不須搖轉運全在肘力熟懸腕懸肘力方全用力如抱嬰兒圓勿令偏窄貼身邊總之執筆功期遠緊要著力方無淺古人有言良不誣抉破紙兮撮破管執筆歌

董公其昌傳執筆法於其邑沈公荃荃傳王公鴻緒鴻緒傳張公照照傳何

公國宗國宗傳白下梅君鉞予學書三十歲後始緣鉞得其傳先是張公秘其法不授人一日同何公坐獄中何公叩至再三乃告仍屬勿洩出獄何公徧語人梅君因得之及張公總裁某館梅君謄錄館中見公作書著狐裘袖拂几上公曰觀吾袖拂几乎肘實懸而動也梅君歸告予予學書復十餘年覺有得

古傳執筆法宜圓正中直然須手背稍內覆始著力此法實予悟得前人未道及

執筆大中食三指宜死肘宜活 低則沉著高則飄逸下筆宜著實然要跳得起不可使筆死在紙上作書不可力弱然下筆時用力太過收轉處筆力反鬆此謂過猶不及用筆過快無頓挫過遲不勁利 初入手須將字寫死

書大字筆鋒須瘦硬落紙時極力揉挫沉著而不肥濁否則肥濁矣觀東坡荔子丹山谷戲贈米元章帖皆瘦硬筆鋒所書故或按或提肥瘦如意亦非秃筆書秃筆無此鋒鋌古人軟筆書須以硬筆臨之

用硬筆須筆鋒揉入畫中用軟筆要提得空用軟筆管少側筆鋒外出筆肚著紙然後指揮如意用硬筆管豎起則筆鋒透背無澀滯之病

繕寫卷本以樂毅論爲適中黃庭太飄十三行太縱閑邪公結體少懈靈飛經亦嫌過弱學假晉字不如學真唐碑書對聯宜遒勁蒼古勿板滯過大忌流麗而不莊

晉尙韻唐尙法宋尙意元明尙態

孫過庭書多滑

歐書橫筆略輕顏書橫筆全輕柳書橫筆重與直同

褚書提筆空連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然輕浮少沉著故昔人有浮薄後學之議

顏不及歐歐以勁勝顏以圓勝歐書力健而墨圓後世學者不免匾削歐書勁健其勢緊柳書勁健其勢鬆

徐浩書收轉處崛強拗折故昔人有抉石奔泉之目

元章書空處本褚用軟筆書落筆過細鈎剔過粗放軼詭怪實肇惡派

蔡君謨書學顏

子昂見僧雪菴書酒帘以爲勝已薦之於朝名重一時僧書未必果勝而子昂獎拔之誼不可及

祝文董並稱董蘊藉醞正高出餘子祝氣骨過董而落筆太易運筆微硬遜董一格文書整齊少嫌單弱而溫雅圓和自屬有養之品

子昂書俗香光書弱衡山書單

董元宰張得天直接書統卓然大家元宰魄力弱於得天

王鐸書得執筆法學米南宮蒼老勁健全以力勝然體格近恠祇爲名家
張瑞圖書得執筆法用力勁健然一意橫撐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瑞
圖行書初學孫過庭書譜後學東坡草書醉翁亭明季書學競尙柔媚王張
二家力矯積習獨標氣骨雖未入神自是不朽

得天學米以硬筆臨其硬筆棄其軟筆可謂善於去取

汪退谷得執筆法書絕瘦硬頡頏得天諸子莫及曾見其題沈凡民印譜自

謂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入都後友人陶子師譏爲木板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再變學褚得其瘦晚年尙慕篆隸時懸陽水顏家廟碑額於壁間觀玩摹擬而歲月遲暮精進無幾噫先生書學本末盡於此矣

得天天分高魄力雄退谷火候熟氣韻靜

王鴻緒得執筆法學董元宰腴潤有致然不免弱耳

楊賓

字大瓢山陰布衣

得執筆法學右軍長公圓韻自然亦弱

程韋華

名京芻上元人著有處野堂文集

得執筆法學山谷空靈瘦硬然結體傾斜亦未成

家

何義門未得執筆法結體雖古而轉折欠圓勁特秀蘊不俗非時流所及

鄭篋

字汝器號谷口上人以八分擅名

八分書學漢人間參草法爲一時名手王良常不及

也然未得執筆法雖足跨越時賢莫由追蹤先哲

王良常未得執筆法專學歐字匾削浮弱而乏圓勁然結構穩稱火候純熟雖未上逼古人自屬一時好手

瀛化閣中虞世南數行似從廟堂碑摹來

半截蘭亭二碑身分最高須從歐李寫久方能臨摹得動元秘塔明時漸剝蝕有秀州曹仲經者從而洗之字體遂肥後刻秀州曹仲經觀數小字較之未經洗之原揚風神迥殊

乘間居士思翁晚年書不用力而結體遒緊諸作皆不及也清暉閣亦是思翁刻帖第一種

章吉老碑元章晚年書極佳碑頭數大字亦精極

戲鴻堂初刻木板被火焚遂以初搨上石今之所傳石本皆翻刻也思翁常不得於鄉人焚其屋木板之被火以此

同州聖教看去適勁然刻手粗躁終不及雁塔空靈圓靜

或云卽一本而兩刻之故結體不爽

用筆須筆頭過長的過短則寫字無勢且不耐久

高府君碑無書者姓名字頗清勁

小字麻姑仙壇懸肘書故圓而有稜角

淳化初刻棗木板板有斷處以木銀錠叩之搨久則銀錠紋現露紙上後賈秋壑得淳化初刻木板重摹上石並其銀錠紋而亦摹之初翻甚善後有冒秋壑本而屢次翻刻者則不堪矣

刻下得淳化初刻木板絳帖初刻石本雖一本可值百金

半截碑明時出土無宋揚

道因圭峯碑如此結實何嘗非唐碑中赫赫者一較大歐醜態百出並無穩
適處可知古人作書之難也終是虞歐顏柳褚李諸公醕正和平所以爲大
家也

荔子丹如此雄奇而皆入法雖中興頌無以過

書學大原在得執筆法得法雖臨元明人書亦佳否則日摹鍾王無益也
不得執筆法雖極作橫撐蒼老狀總屬皮相得執筆法臨摹八方轉折皆沉
着峭健不僅襲其貌

筆提空易單飄著實易肥夯張從申周天球過僵處皆著實故也

予用軟筆七八年初至京猶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書極勁健然太空浮

終屬皮相不如用硬筆其沉著蒼勁處皆真實境地也

礬紙書小字墨宜濃濃則彩生生紙書大字墨稍淡淡則筆利

學書須步趨古人勿依傍時人學古人須得其神骨勿徒貌似

學書宜先工楷次作行草學書如窮經宜先博涉然後反約初宗一家精深
有得繼採諸美變動弗拘乃爲不掩性情自闢門徑

工追摹而饒性靈則趣生恃性靈而厭追摹則法疎

學隸書宜從乙瑛碑入手近人多宗張遷亦適中

學隸初臨曹全易飄

臨晉人小楷結體方緊臨黃庭忌流肥弱

學書尙風韻多宗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諸家尙沉著多宗歐陽詢李邕徐浩

顏真卿柳公權張從申蘇靈芝諸家

勿早學米書恐結體離奇墮入惡道

學董不及學趙有墻壁蓋趙謹於結構而董多率意也

學書非謂得執筆法書即造極特己入門由是精進甚易耳登堂入室煞有功夫在

初學古人趨穩適蘊藉則無氣魄骨力求氣魄骨力則不穩適蘊藉火候難強也

學書勿惑俗議俗人不愛而後書學進古人作書筆力間架俱備今人有間架而無筆力

風姿宕往每乏蒼勁筆力蒼勁輒少風姿書趨沉着忌似蘇靈芝輩肥軟

剛勁忌野清勁忌薄

楷書結構極難而行草亦不易

孫過庭云始於平正中則險絕終歸平正須知始之平正結構死法終之平正融會變通而出者也

歐褚真書參八分智永虞世南顏魯公書折作轉筆又間參篆籀懷素草參篆籀右軍草書轉多折筆又間參八分於此見體格多變宗尙難拘

作草書執筆高轉折始圓然須防其飄逸欲摹晉人書先須臨唐人碑以立其骨

晉書神韻瀟灑而流弊則輕散唐賢矯之以法整齊嚴謹而流弊則拘苦宋人思脫唐習造意運筆縱橫有餘而韻不及晉法不逮唐元明厭宋之放軼

尙慕晉軌然世代既降風骨少弱

晉人後智永圓勁秀拔蘊藉渾穆其去右軍如顏之於孔虞永興骨力遒勁而溫潤圓渾有曾閱氣象歐陽詢險勁遒刻鋒骨凜凜持闢門徑獨步一時然無永師之韻永興之和又其次矣

智永虞世南趙孟頫皆尙圓韻含蓄是爲一派虞歐顏柳褚李徐薛八家唐人第一等書

唐人八分楷行兼善者歐陽詢徐浩而已虞褚李顏柳諸家行楷妙八分未精

學歐病顏肥學顏病歐瘦學米病趙俗學董病米縱復學歐顏諸家病董弱初時好以淺泥薄古人及精深貫通始知古人各據神妙不可攀躋

開寶前歐褚諸家提空筆作書體皆瘦硬自明皇學魏隸力趨沉著筆實體肥一時王縉蘇靈芝悉宗之雖季海清臣誠懸亦不免然清臣晚年書黜肥崇瘦

臧公神道碑一派是也

臨歐易實恐不韻褚易韻恐不實

歐書橫筆略輕顏書橫筆全輕柳書橫筆重與直同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險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筆險歐書凡險筆必力破餘地而又通體嚴重安頓照應不偏不支故其險也勁而穩臨歐忌細長歐楷書精而行多生硬褚書筆筆藏鋒筆筆出鋒

褚書轉筆展開易歐書轉筆直下難蘭亭轉筆亦直下

徐書畫之兩頭用力沉著同北海而遜其生動

顏書結體喜展促務齊整有失古意終非正格

世謂柳書本烏彤而烏書傳世絕少

陸柬之書本褚

薛曜書瘦硬開山谷之門

王縉書開松雪之門然自是唐人間架無趙書習氣

王知敬書妥適過北海然不及北海開展流逸有天馬行空之致

蘇靈芝書沉著穩適然肥軟近俗勁健不及徐浩張從申蒼秀不及王知敬
張從申開展本大令適緊本率更然書多生硬不及北海勁健中饒柔和從
申兄弟並工書當時號四龍然從申書傳而餘子不傳

鄭雲逵書筆意類王縉

摯宗書學北海

山谷書秀挺伸拖其擺宕處似蘇而遜其雄偉渾厚晚年一變結構多本北海

歐陽文忠公書不佳

蔡京書本楊凝式沈傳師邵□書亦本之

鮮于伯機書自是子昂勁敵惜大書不多見

元宰初歲骨弱心怵唐賢絕未臨率更問學柳少師亦甚劣惟摹平原稍有可觀晚年臨唐碑則大佳然書大碑版筆力怯弱去唐太遠臨懷素亦不佳文衡山好以水筆提空作書學智永之圓和清蘊而氣力不厚勁晚年作大書宗黃蒼秀擺宕骨韻兼擅

衡山小楷初年學歐力趨勁健而板滯未化

枝山書古詩十九首刻停雲館中古勁超逸真堪傾倒徵仲餘書學懷素離奇詭怪而無其瘦硬矩度不及徵仲遠甚

文震孟書厚實得北海意然不大佳

張得天書早年學董中晚年學米遂成一代大家祇執筆是入門正耳然勁健不粗野有含蓄極蒼秀

蘇靈芝憫忠寺碑漸趨瘦健筆中有筋雖間有懈處然較之田公德政碑夢真容則勝矣

夢真容署牛仙客名者易州原刻也後人磨去仙客之名而易以張九齡職思堂帖不佳鍾紹京趙子昂略可觀

宋楊懷仁聖教鋒芒俱全看去反似嫩今石本模糊鋒芒俱無看去反覺蒼老吾等臨字要鋒尖寫出不可如今人止學其秀耳

戲鴻堂帖中唐明皇鵠鵠頌迥緊健勁較宋秘閣尤妙

東坡黃州寒食詩最佳

魯公殷府君碑惟金石錄有之

歐陽詢書舍利塔秀餐軒中刻者

宋高宗臨右軍書得執筆法轉折皆是特小弱耳今之書家不解執筆軟硬都無是處

觀薛道祖刻右軍帖內斬嫌委頓數字知董文敏平生所本也又所刻米元章書筆意圓勁本出於王而間有一二險峭之筆乃其本色此帖勝章吉老

碑所刻右軍吳興大周嫂數帖勝淳化閣

米友仁刻高宗臨右軍十三行帖乃真跡也筆多油滑不能勁折友仁跋字多取勢

裴將軍字看去極怪試臨之得其仿佛便古勁好看思翁所臨最佳也

蕭府君字歐兼褚

東坡書世謂出於顏細觀其轉折頓挫實本圭峰姑熟帖內歸去來詞轉折皆然

姑熟帖內東坡上仁宗謝表稿頗有丰致然以爭坐位比之則顏書厚而蘇書單

寶鼎齋董字刻手不精規模神氣俱失內惟臨樂毅有唐人筆意非平日本

色書

張得天書墨跡皆勁健碑版諸帖皆弱或刻工不佳得天平日轉折稍造作相其作書不大快玉虹樓中年書也刻手亦不佳

米元章有檜樹贊極佳

徐浩大證禪師碑較不空稍肥

徐季海神道碑其子書緊飭可學似大證禪師

戲鴻堂趙文敏雪賦適整似季海是唐人結構非本色書也

蔡卞所書曹娥碑筆意多本楊少師而度態饒有別致然多瘦緊處亦多太飄處卞尙有心經

姑熟帖中東坡上仁宗表歸去來辭二帖瘦勁

邢子愿澄清堂刻瘦健可愛間有一二筆轉折失度處然其佳者正如初脫手也

肅府所翻之澶化乃翻之佳者

張樛寮書金剛經五千餘字本出歐而參以褚結體亦緊特其討巧處多不
大方耳

右軍黃庭原本有將靈根堅固等字遺落添書於傍者筆意瀟洒圓渾的係
佳本

張樛寮金剛經字或瘦或粗皆提筆書然不能於中正處求勝古人而祇以
鬼巧見奇派頭不正邪態叢生較之東坡之適厚山谷之伸拖元章之雄傑
君謨之秀潤遜謝多矣此其不能爲大家而止得爲名家也

李北海荆門行昔人以爲集字

蕭府君瘦勁清挺其硬處過磚塔銘而遜其妥適較李文墓誌亦不及

大房山結體遒勁可學

莒國公碑遒勁嚴緊較勝蘇靈芝間有數筆軟處所以不及褚歐顏柳也碑署開元二十八年書碑人與北海同時而姓名不傳惜哉

張從申諸書元靜不及福興福興不及延陵季子所惜者今皆翻刻然結體規模自在可仿佛也

澹化最佳爲潭絳諸帖所自出然皆不及也

王右軍有小字道德經極精非松雪所能也松雪平生書亦不類此卽非右軍書亦唐人字耳

田穎張府君碑字弱而俗不及蘇靈芝其書在唐時亦不甚重

裴將軍碑字太離披非顏書或鈎摹失神

肅府遵訓閣松雪千字文莊重可法

東坡小字赤壁賦較麻姑仙壇更小而精勝大字赤壁也唐書小楷甚少遇小字麻姑仙壇不可不收

唐沈傳師書蔡京輩皆學之邵□嘗問書法於京京令其學沈傳師謂爲不俗自是甚佳而其書不傳惜哉

邵□游公墓誌清勁而瘦有別趣

東坡楷書豐樂醉翁二碑大書深刻劈實勁健今惟豐樂亭尙清白

荔子丹下此二碑爲最佳如杭州表忠觀皆翻刻神氣索然

北海李秀碑比雲麾更緊有大令筆意今止存二柱礎

褚河南書龍門二龕記中年筆也平正剛健法本歐陽多參八分碑頭字尤佳

張從申元靜碑筆意學聖教頗瘦健然不及福興寺道勁沉著

雲麾碑頭篆書甚好

姑熟帖唯蘇書極佳放翁字太涉離奇而刻手甚精

顏家廟碑魯公晚年書此碑之後唯題像一碑耳

敬善寺碑無書者姓名疑是魏晉人書筆意似褚豈河南學此耶

鐵像讚圓湛穩適

近時書家工力之深無如聞山先生余搜獲評書論帖數十則宗派極正

恐日久淹沒因補刻之以志景仰士淦謹誌

詒晉齋以書名天下嘗散步廠肆見聞山先生摺扇遺蹟於古畫樓愛玩不置謂其入手得法故能成家自嗟衰老謙抑不遑形諸辭色雖成邱虛懷善下而先生八法精通洵不朽云士淦再記

評書帖終